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已錄入

本刊正向主管機關呈請登記



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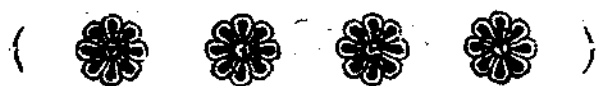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二期

科學教育出版社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今 論 衡 旨 趣



(I) 言論態度：

「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

(II) 文字內容：

- 甲、提倡科學的思想；
- 乙、提倡教育之科學的改造；
- 丙、提倡集體的與理智的生活態度；
- 丁、提倡為國服務的精神；
- 戊、對國家實際問題作建設的討論；
- 己、研究抗戰期間精神總動員之方法，以發揚民族復興之自信心。

今論衡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 目錄

吾人主張之科學教育

論科學的態度在戰時的必要

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的建設

抗戰與哲學

教育改造之方針與方案

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問題

抗戰建國與指導青年

從抗戰談到作業教育

世界大戰所給農業的教訓

外患紀略

抗戰叢談

蘇州倭患瑣記

教育通訊

寇蹄下之北平教育界

編輯後記

三 輔

夏敬農

汪真基

王駿聲

余家菊

黃建中

涂述文

張富歲

魯質彬

劉 賾

孫世揚

夏 夷

吾人主張之科學教育

三 輔

抗戰爲中國今日建國之大義，科學爲中國今日教育之原則。昔斐希特謂：惟教育能恢復民族獨立精神。是知抗戰建國之與科學教育，協調互應，關係聯鎖。今有欲詳知吾人之主張與科學教育之定義者，茲特置兩問，藉釋真誼。

問科學教育社之主張？

盧溝橋事變八閱月後，科學教育社成立於武昌。同人以教學爲業，以建國之教育爲事。深痛倭奴兇橫，竟欲盡我數千年學術文化，民族生存，一舉而摧殘毀滅！顧狂妄猖獗者之必遭我英勇戰士，迎頭痛擊，然而建國大業與抗戰實力，又必藉科學教育，以培植民族國家之壁壘，以發揚中華學術之思想。故主張成立一教育的科學改造與思想的科學研究之「科學教育社」。行從事是，知索真實，所有意見，率表科學建設，不是躁進，不趨奇詭，願涉艱處困，與國人共赴國難。語曰：士宜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吾人深望國人以所聞所知之高明光大者教，尤望賢達君子，同負艱鉅，作抗戰建國之科學教育運動。

問科學教育之定義？

真理無定義，亦無語言；真理不可界限，亦不能割裂。此哲學之所以求知而不及絕對真知；科學之所以求真而不及

絕對真理也。因不及知而必求知，因不及真而必求真，此「真知」之所以必有科學與哲學研究也。邦加赫 Poincaré 曰：「科學與哲學之真知，悉自經驗定義之便利中獲得解釋，吾人不能持真問真，猶之不能持算術教本，而言數學，持圓規方矩以謂幾何學」。任何學說原理，有其不具言之真義，亦有其不具解之真知；有其實用之需要，亦有其理想之形式。

今值民族偉大抗戰時期，吾人主張提倡建國之科學教育，名稱定義，未及解釋，雖假「今論衡」旨趣條舉一二言論主張，略示不言不解之事實真理，不界不分之所有意識；然而讀者覺不言者有其思，不解者有其蔽，茲特爲科學教育一申說明，更爲科學教育之狹行者作解蔽之譚。

科學教育含義有二：一曰科學之教育；一曰科學方法之教育。科學之教育爲關科學培養，科學研究之思想訓練，與夫科學實驗，科學應用之實際設施是也。科學方法之教育，爲關教育研究，教育設施之科學方法應用，與夫教育問題，教育理論之科學形式的觀察。前者以科學認識爲主，立教育原理於科學試驗基礎上，視科學知行，即教育生活；科學歷程，即教育發展。後者以教育認識爲主，援科學以方教育，使教育具科學結構之形，適科學方法之用；視教育爲公共義務，科學爲特殊研究。總之一以科學實質爲教育本質之改造，一以科學方法爲教育活動之范型。

所謂科學之教育，爲吾人主張提倡之『質的教育』：科學方法之教育，爲吾人主張提倡之『型的教育』。中國過去無科學之教育，故無精誠探索之理智生活，亦無條理系統之科學訓練，尤其科學試驗與實際設施，幾盡同泥粥土飯，兒戲人家。若論教育本質，人云者不皆爲我所能云；人是者亦不皆爲我所能是，摹仿不及原本，真理行爲虛偽，內不充實，外有諛聞。故今日之計，必以科學之教育，重建基礎，充實本質認識，樹科學堅強之原則，展民族思想之特性，使中華國民與政府，各盡天職，各保國性；中華自然力與人爲力，齊顯文化競進之科學教育的機能活動，科學思想的精神創造。然而一步登天，勢無能爲，囫圇吞棗，危險極大。中國舊無獨立科學訓練，何能輕言實施科學之教育。人材工具，兩者不全，強制設施，弊出於矯。故必盡力推行科學方法之教育，使一般教育生活，日逼近科學試驗精神。一般學校設施，益力求科學實際應用。循序漸進，自躋於科學技術創造，科學人材發達之境地。結果必獲完全教育之真型，將民族之物質精神，同一範型鑄造，是科學之教育的成功，同時不期然而然者獲歸絕對實現。此吾人所以主張中國教育改造，必重科學教育兩含之義也。

雖然，從樂觀者言，科學教育固盡善盡美，從建國基礎言，科學教育，尤稱有爲有用。若自悲觀之懷疑論者觀之，則科學教育之結果，對人類創造價值，有消失宇宙組織，吞沒生命形柙之可能。此近二十年來，一部份科學理論學者研究之物理結論：或者此結論過於『蓋然性』，或者此結論根本

屬諸玄學推演，吾人請勿作杞憂。然必須注意者，所謂科學教育對吾人施行學術研究者，確有其不可不解之蔽。譬以文藝學科言，若一字一辭，必實物實證，或真寫真畫，則人智之纖巧精微，沉思之卓絕技藝，將俱歸枯髓骸骨，粗野機械；以數理科學言，若一質一量必實驗實用，或分折化合，則雖無數方程式，無限實習儀器，將猶有不足之憾；它若社會科學，事事必試驗觀察，道德科學，處處必工具結構，是無異『削頭就冠』『量情數愛』此不惟有失社會道德之本性，尤失科學思想價值之意義。味此蔽者雖力行科學教育工作，力倡科學方法應用，事實上必生絕頂困難，成機械人性，是不啻使學校教育變爲智慧生活之牢獄，實驗室變爲科學家之刑場，青年兒童，將不因教育之愛以愛自然；成人思想，亦決無奇慕世界之精神探討。此蔽者之弊，枉教育於妄爲，惡足以言科學？

科學教育，具博大精神，愛智動力，既合人類個性陶養之用，復示社會生活訓練與民族文化發展之要。其森嚴規律，適諸數理自然者，亦無礙於詩詞韻調；其方程定理，適諸統計測繪者，亦無妨於音樂圖畫。曰『詩如數學』，曰『數爲萬物』，皆科學教育所成之理智生活與理性沉思之認識。今日有點滴不離科學之證，無論空間時間，不能藐視科學技術；無論知識情感，不能捨去科學教育。世界本身無可愛，自然環境爲束縛人者，惟有科學教育，能使吾人愛世界，脫自然羈絆。願不蔽科學認識者，同來倡此有爲之科學教育。

論科學的態度在戰時的必要

夏敬農

什麼是科學的態度？我們可以說是科學家治學時用以格物致知，尋求真理之一種自處的神情。大要說來，應該具備四種特徵，即：（一）崇實，（二）慎斷，（三）察微，（四）明互。這雖不能說賅括無遺，可是在治學的過程上，確乎是一點少他不得的，而且在人生日常生活中，這種態度也自有他的重要地位。我們非常同意亞加昔茲（Agassiz）的說法：『科學的訓練，對於一個人，無論在任何工作部門中，都是最好的準備』，而所謂訓練，也便是這種態度，這種精神的長養與發揚。我們既認定科學態度為治學處事最必須的態度，我們尤其須認定他在戰時更為切要。為什麼呢？在平時，不能具備這種態度的人，以之治學，不過無成，以之處事，不過無功，所關者往往只屬個人，至於在戰爭時期，新的景象，新的環境，在在須要人的處理，而這些景象，這些環境，往往牽聯廣泛，動與大眾有關。小之影響生命的安全，大則可及於戰爭的勝敗。現在我們就上述四點分疏於下：

（一）我們知道，科學家對於事實的尊重，是放在第一位的。四百年前科學鼻祖培根所說的『我們必須與物相親相習』，便是此物此志。任何假定，任何學說，都得經過搜集事實，攷驗事實的一串步驟而成立；爬羅剔抉，不能以私心而有所愛憎，錙銖必較，不能以疎惰而有所遺棄。不然，那便是非科學。我們看達爾文辛勤數十年以採集生物，開卜勒比

勸他老師一生所紀錄的全部星象圖表，可知搜集事實如何不厭其詳。我們看亞加昔茲教他的學生觀察標本時，總是說『細細觀察，多看一看』，可知攷驗事實如何不厭其審。這便是崇實。這也許是政治家，詩人，藝術家們所不願為，或者不屑為的，然而這確是科學中的第一要義。我們再反看戰後國人中的一些議論和處事的態度。第一，先就對敵方的情報說。我們在一些新聞紙，雜誌上，常常發現在我國的敵軍數目的歧異，從五十萬到一百五十萬的說法都有。大抵在說敵不足懼的時候，數目小些，說我方勝利的時候，數目大些。在鼓舞殺敵效果的精神，安定後方的心緒的意義上講，未嘗不可以收得一點暫時的功效，但是差異得如此之大，讀者勢必發生疑問，往往可以減殺預期的效果。譬如在我方小挫的時候，聯想到敵軍數目異常之小，必定會引起假設敵軍如果再多其將如之何的感覺，在我方小勝而敵方增援的時候，聯想到敵軍數目異常之大，必定會有何以還有如許敵軍源源而至的感覺，在宣傳的正道上說，都似乎不合。本來敵軍究竟若干的真確數字，不易完全知道，但是在那一個戰場有那一些部隊，其番號統系，還不算太難探得的，再加以俘虜的口供，奪獲文件的記載，參合起來，得一個數字，必定近乎事實。還次戰爭是全民族生死存亡之爭，軍事領袖既運籌於樞府，士兵復效命於疆場，勝利自易可期，然而也只有真真的

知已知彼，才能設去徽幸的心理，作切實的計慮，到不必有何種離於事實的對內宣傳。其次，例如鄰近戰區的中小學狀況，因為敵機的肆擾，學生離校他遷，一時外縣及鄉鎮上的學生數量加多，省會以及大埠的學生減少，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我們認定教育是百年大計。不可停頓，則疏散遷移了的這一部分學生，以及原來在外縣及鄉鎮上的可以上學的學生決不應置之不聞不問，而主張原來在省會或大埠的學校，仍令維持舊狀，不加更張。

依上所述，大抵都是有意無意的受了不尊重事實的害處，至於初開戰時，一部分人廢除中小學正規課程的議論，轟炸日本三島的謠傳，都屬不肯尊重事實的表現。今後國人的態度似乎應該第一步即從崇實做起。

(2)科學態度中的慎斷一點。是緊跟著崇實來的。因為事實的搜集，有時容有未周，事實的考驗有時容有未審，輕下斷案，往往容易混淆是非，歪曲真象，所以動物學家勃樂克有一個名句說：『慎斷是科學訓練中最大的勝利』。在戰時的一般生活往往是非常緊張，急遽，一切比平時更易受個人利害觀念，社會環境的影響，則慎斷尤為重要。在歐戰中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很可以說明在戰時一切的判斷如何容易流於不慎，而將引起何種的後果。英倫的高射砲的砲位是安置在海岱公園內的。有一天，在倫敦上空很高的地方來了一架飛機，公園的羣衆中，有人判斷，認為是德國來空襲的敵機，於是羣起要求高射砲手開砲射擊。高射砲手多方說明是自己的飛機，不肯射擊，終於不能說服羣衆，以至惹起羣

衆的憤怒，毆辱交加。與上述故事相反的，在作者故鄉去年九十月間發生了一件慘事。有一家農人，晚間在稻場中燃燈火操作，聽見飛過飛機一隊，以為是中國的飛機過境，漫不經心，仍舊讓燈火輝煌，不加熄滅，那裏知道却是敵機，於是轟然一聲，耕牛人口，俱遭炸斃。以為兩字便是輕於判斷之證。

至於在言論方面，關於國際局勢的預測，敵人情況的說明，在戰後幾個月來，也常常看得出許多太勇敢的判斷，不一定根於周詳研討的結論，影響於戰時的人心及軍心都很大。以此，國人今後的態度似乎應該慎重我們的斷詞。

(3)科學家知道一個東西或者一件事象，不特明確地知道他的表層，而且必須明察膚理。在物理學家手上的一顆鹽，不特可以說出他的顏色，比重，結晶的形式，入口的味覺，以至在軍事上可能的用途，而且還能知道他原子內的電子如何旋轉，鈉原子與氯原子如何排比結合。植物學家眼中的一顆樹，不特可以說出他的年齡，種屬，產地，可以做棟梁，或者可以做槍桿子，而且還可以知道他內面的水與鹽如何往上升，糖分如何往下降。他們必須用各種的方法或者儀器辨析得一清二楚，絲毫不肯含糊。他們所知道的，必定是澈底的擺在眼前，而不知道的或者須要再知道的，他們必定還他一個『且待下回分解』。這便是科學態度中的察微。在討論戰時教育的時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有主張把一切基本課程如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一齊取消，改換防空，防毒，機械工程，軍用化學，無線電，測量，醫藥等類課程的，這

固不失為憂國心長，求才若渴。但是我們倘若細加考慮一下，時賢所主張改換的許多課程，其外表固然是有關抗戰，其內含是否包括得有物理，化學，數學，生物這些基本知識的要求在內，沒有完成基本的訓練，是否能理解應用的學程。以及應用時能否勝任愉快？又如時賢論到工業代用品時有主張以礦渣代石棉的，礦渣可代的範圍到底多大？石棉是否中國全無產量？四川的火浣布是否石棉的別名？似乎也不會將各種東西的外表內含細加查察。又有主張以絲代羊毛的，中國軍用品上羊毛所佔的成分究竟如何？然究竟如何代替？我們以為這些通通缺乏一點察微的科學態度。今後國人似乎也不能不在這一點上留留心。

(4) 某種現象或者某些事物的研究，往往是研究者將研究的對象節取一部分，或者隔離一部分，以便於探討，而其實很少是完全孤立的，十分簡單的。或者甲現象與乙現象有關聯，或者是丙事物與丁事物有依傍。太陽中黑子的大小影響到罪犯的增減，砍倒了的一顆樹與蟲疫之發生有關係，自然界中竟有許多互相糾結的錯綜現象存在。科學態度中之最不易處理的一個，便是要尋求出，闡明出這些相互的因果來。

這便是明互。不過在戰時人事方面，或因研究的資料不充分，或因資料并不一定都可以信賴，往往難得找出很明確的端緒，但是也並非一無跡象可尋，可以任意牽附的。說英國的克萊夫登別墅中阿斯特夫人一頓晚餐吃得不舒服，便使日本內閣發生恐慌，固然是不近情，如果說中國外侮之來的原因完全是學校教育的罪過，又何嘗是顛撲不破的理論。說飛機速度增高了，飛行半徑加大了，於是造成中國鄉間暫時的繁榮，固然尚順理成章，如果說中國沒有於抗戰有用的發明或貢獻，是因為學術團體作了惡事，却倒也難得找出這種聯鎖。因之今後國人的態度似乎不能不也於明互上做點功夫。

我們本來知道，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靜止的，是可供展轉觀察，可供反覆實驗的。人生其他部門供研究以及須處理的對象，又大半是變動不居，甚至於是少縱即逝的。科學方法的應用，往往有時而窮，所以科學態度之持守不能不受限制，但是我們以為用思慮事時的態度在可能範圍內總應該不離上述的幾點，庶幾乎不大悖於真理，也因之不至引起不好的結果了。

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的建設

汪真基

抗戰建國為今日中華民族生存之無上原則，為保衛國家疆土之偉大戰爭。自宋元以來，倭奴寇患，屢起屢仆；有明

一代，沿海轉掠，山東蘇浙，俱蒙擾害。雖以威繼光俞大猷之功，終不懲此無忌倭奴。迄清末民元，寇讎橫張，二十一

條侮辱，其驕險已暴露於世界；卑賤則有愧於良懷上洪武之書：九一八事變，殘暴侵略之行，實玷污義持謝永樂之恩。

（良懷義持均明時之倭王也）故論吾人今日受害，正明代所謂『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之和平寬柔政策有以致之也！蘆溝橋事變，更企圖一舉吞併我領土，毀滅我文化，豈倭賊真忘稱臣奉貢之日本，尙知『跪途而奉，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之狂言，而我炎黃子孫，反獨不知作守土保民之民族抗戰耶？吾不信也。吾中央政府，業於臨全大會製定抗戰建國綱領；吾抗戰九月，已於臨台殲倭無數，此足徵我禦敵之圖，終必勝倭奴與戰之策。四月十二日我政府復公佈設立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蓋欲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實行，上下統一，內外兼籌。寇兵侵略，必敗塗地。

夫抗戰計劃與步驟既定，建國工作，復有專家通力設計，是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等重要綱領，必於知行同進之中，獲公誠謀國與統一建國之勝利。

雖然，任何工作意識，決非簡單機械形態；任何意識發動，尤非機械綱領價值。必也，有民族理性智能與民族文化精神之建國教育，為之踏入科學大道，培植科學動能，使數千年政治道德與中正和平之思想，一一激起科學真理信仰與人類理智認識，然後可持此信仰認識，樹民族獨立精神，張民族思想價值。賴布尼支 Leibniz 言曰『國家先之以智慧生活，然後外交無欺詐，政治無侵略，兵不足言利，甲不足稱堅』；斐希特 Fichte 言曰『戰勝敵人，不恃堅甲利兵，而恃

精神毅力，故唯一可恢復德國獨立之方法為教育』。所謂『一言興邦』，斯兩說有同真之教。故吾民族抗戰之今日，宜速自建國之科學教育始之也。吾願乘此復興民族國家之偉大運動中，貢獻建國教育之意見以告國人。

第一：建國之科學教育，須準立科學哲學之原則。柏海納 Cl. Bernard 曰『任何原則，必是科學的；任何科學原則，必是哲學的』。因為原則之產生，必自經驗事實及理性歸納中結構而來，原則之含蘊，必攝聚可能之當然與所以能之，所以然。前者謂之科學的，後者即科學之哲學的。教育原則，必具此固有特性，始得展其萬能作用；否則不失民族生活需要，即失智慧生活認識；直言之，教育無用於民生，教育亦無關於人生矣。故不識科學哲學，勿妄立教育原則。過去數十年學校教育之失敗，根本原因，悉在於此。羅素謂教育目的有二：一在培植思想，一在訓練公民。如何培植思想，又如何訓練公民，此絕對專科學者之研究問題。例如兒童教育中之飲食問題，必經第一流生物化學家規定之；生活行動，必經優秀軍訓官及高級童子軍官，以科學訓練精神領導之。推而至於青年成人教育，必從生活智慧，雙方兼施；一方面由科學家提供一普遍適用教育；同時它方面更為思想創造或發展之預備而提供一特殊技術科學教育。前者在全體之培植，後者在個別之養成。此外則為人類對社會國家之馴服，勤勉，知足，合作，忠孝仁愛，禮義廉恥等問題，凡對此類問題研究，均須攝取全部科學哲學精神，或作心理科學上之行為主義者，精神分析者；或作自然科學上之生物化學者，

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的建設

生理物理者，或作社會科學上之道德宗教者，社會經濟者，等等之完全探討，然後可獲得科學哲學式之建設的教育原則。此原則本身具民族生存之博大條件，其機能活能，既攝人類特性或民族文化之總體，復有科學分類或連帶關係之區別。故無論社會教育，職業教育，藝術教育，人格教育，或具體概括之學校教育，或形式概括之科學教育，應統就此歸納原則，從實踐的試驗的分途推進。二十世紀之今日，早證明教育學無獨立存在之可能，教育原則，無超科學事實之理想。蓋人類受教育之兒童青年成人，完全受生物心理物理社會諸科學原則之支配；受教者與施教者如分處原則界限之外，是不啻捨筌而取魚，離科學而求知識，絕不可也。

第二：建國之科學教育須應用科學哲學之試驗精神。教育不離科學既如前述，教育實施之活動，自應適於科學試驗精神；觀歷史發展之教育程序，洽為科學思想創造之階段，益可見教育建設與科學試驗之關係。十七世紀人文主義之「文字的教育」，即證當時古典文字教育所謂工具之學，僅以瞭解人類之動機與人類在社會及自然中之生活，使人人處事接物，進退適宜而已。至培根新工具論出，教育學者知實驗與歸納之可貴，如柯美柳斯 F. A. Comenius 進謂「所教者必使之實用於日常生活，理智生活，以實物為用，形式不足有為也」。從是試驗精神，尤堪注意。如哥白尼開普萊伽利略諸家之於天文機械科學；移而哈爾斐 I. A. Hall 等之於生理自然科學；移而哈騰 J. H. Hutton 阿伽西 A. Agassiz 等之於地質科學；復移而拉馬克 J. B. Lamarck 達爾文等之於生物進化科學；更移而達爾

頓 Dalton 楊格 Young 邁葉 Mayer 克爾文 Kelvin 等之於物理化學，總試驗科學之大成，形科學教育之新生，推科學哲學之運動，生教育哲學之理論。及至斯賓塞出，更創完全生活之科學智識的教育說，浸假之間，所謂黑克楷 Hecker 式之實科學學校，遂普遍設立，實驗研究，尤遍及巴黎倫敦哥倫比亞。科學教育，迺一躍而為教育之基本原則，所謂歐美文化思想，遂亦完全托諸科學哲學家之試驗精神。唯用論者謂教育為經驗生活，即此一語，知教育事業為活動者，創造者，進取者，與科學技術者之生活培植或生活訓練。此謂活動創造，科學技術云者其作用必自科學家之試驗工作求之，必賴科學哲學家之探討精神推動之，否則宗旨堂皇，事業無效，充其極而為唯用論之工具主義或利己信仰之統治真理觀！吾人應知宗旨目標，對教育俱屬機械靜體，必有科學哲學態度之實行者，本諸科學認識之試驗動力，作普汎活動之運用，使宗旨內合之功效，發而為目標範圍之全部作用，庶乎獲顯實際生活之教育價值，與夫科學建國之教育結果也。

第三：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之建設。人謂教育之理論與實施，目的與方法，純屬哲學思想之問題；教育制度與行政，設施與研究，正同心理，生理，物理，倫理，社會自然諸科學之性質區劃之實驗系統為一致的精神。故吾謂研究教育，不能或失哲學；研究教育學不能或忘科學。惟哲學精神，有擔當民族文化之骨格；惟科學思想，有建設國家獨立之機能。合哲學科學之骨格機能，然後產生偉大的忠義的健全國民，然後有創造的高尚的民族文化。昔亞方山大

之雄圖遠略，匡輔其成者為亞里士多德之科學哲學精神；德意志脫離拿破崙之蹂躪，動員抗戰者為斐希特之告德國國民書。巴斯德 J. Pasteur 膺科學榮譽，拒德國私獎，以伸法國之民氣，科學家之建設，為民族文化之力的衝動；哲學家之建設，為人類理智之愛的衝動，力之發展或有衝突危險者，愛之沉默，則可調治無害，一民族真性，必同具此二者之建設精神，然後有至大至剛，盡善盡美之人格價值，然後有特

立獨行，不屈不撓之意識存在，昔斯巴達人之教育在此，即所謂力之衝動；雅典人之教育亦在此，即所謂愛之衝動。一文一武之精神，存乎其存，不存者亦有其建設之真理。是之謂民族不朽，精神價值之不滅。然而必經無數艱難困苦之科學哲學的奮鬥，教育的培植！吾故曰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之建設。

抗戰與哲學

王駿聲

吾國年來因受日寇之侵略，政府與人民均抱最大之決心，與敵人抗戰；是實為吾民族復興之徵兆。犧牲奮鬥之精神原為民族所賴以生存之必然條件。凡一國家若無澈底抵抗之精神，必無自由與生存之可能。費希特 (Y. G. Fichte) 有鑒於此，故作書告其國民 (原書名 Addressen to the German People) 應速精誠團結，為民族生存而奮鬥。費氏此種主張乃建立於其道德哲學之基礎上。依費氏，道德哲學以自由概念為基礎。然若欲實現自由之生活，必須先消滅一切障礙。故道德生活即為奮鬥之生活，即為與一切阻力抗爭之生活。

奮鬥力如何以為斷。故若僅有人民，土地與主權，仍不足以立國；此外尚須有不折不撓之奮鬥精神與抵抗能力，始足以言立國。

叔本華 (Schopenhauer) 乃如達爾文力倡生存競爭說，謂人類猶遭難之船夫，必以不折不撓之精神與可怖之風浪奮鬥到底，而後始有生存之可能。海德格爾 (Heidegger) 亦力言奮鬥精神為民族國家生存之根本條件。國家之能否存立，須視其

由是可知吾國現時，就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言之，均應為正義與人道抗戰到底，而後民族始有復興之可能。雖然，奮鬥之精神固為民族國家存立之必要條件，而最高文化事業，尤其是哲學，乃為民族國家靈魂之所寄，吾人主抗戰建國對此誠不可不注意，然不幸吾國年來，尤其是在全國抗戰情緒高漲之今日，不惟普通民衆，即一般要人與最高學府之知識分子亦多不能了解哲學之價值，常謂吾國當此全面抗戰之時，應積極提倡實用科學，注意充實國防。至於哲學原為無用之學問；實際上既無補於建國事業，亦無濟於人生，故不必顧及。吾國當此國難嚴重之際，固宜極力鼓勵科學研究，注

意充實軍備。然同時亦不宜視哲學——科學的哲學——之研究如弁毛。蓋哲學——人類思想之最高產物——為民族意識活動之嚮導，不獨對於科學，人生與社會政治均有極大之影響，且與民族之興衰存亡亦有極密切之關係。現先言哲學對於科學之貢獻。

哲學探討之對象係宇宙之一般的法則與普遍的真理；其研究之一根本方法乃為批評。科學研究之對象僅為部分的，特殊的現象。哲學對於科學之原理與其研究之結果必加以深刻之批評與綜合之考究。故哲學能指示科學研究之方針，并鼓勵其向前探求真理。科學倘無哲學為之領導，則必如無舵之舟，無法前進。故十九世紀法國生理學家柏訥（Claude Bernard）謂「哲學之任務乃在鼓勵科學繼續向前探求真理，指導其追究宇宙之最後的、根本的實體」。簡言之，哲學不獨係科學之領導者，而且為其唯一生命。

哲學不獨對於科學有偉大之貢獻，且對於人生亦有極大之影響。人類原為理性動物，僅有衣、食、住等物質之食糧，仍不足以維持其生命；此外尚須有精神食糧以滿足其理性之需求。學術文化，尤其是哲學思想，乃係人類精神之最豐富的，最根本的食糧。哲學，就廣義言之，原為人類精神生活之元素。普通一般人，在其生活歷程中，均各有其特別之哲學。吾人不論思想之程度如何，各能自創其哲學；各有各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故叔本華云：「人為富於哲學思想之動物」。吾人之全部生活，尤其是日常之思想與行為，均莫不受其哲學，或宇宙觀與人生觀之支配，是故英之學者楚斯特

頓（Chesterton）謂「吾人若欲觀察一人，必先察知其宇宙觀。房主若欲考察其房客，亦須先認識其哲學思想」。簡言之，哲學乃為人生之指南，乃係吾人日常思想與行為之基礎。

哲學同時對於社會政治亦有極大之影響，凡一社會之思潮與風俗習慣，一國家之政治結構與運動，原為哲學思想之反射物。誠以哲學思想能發動并支配社會政治之一般思潮，指示社會運動應走之路向并領導其作革新之運動。是知哲學思想實為社會政治運動之生命。社會政治倘無哲學思想為之領導，則必無革新與進步之可能。

由是可知哲學對於科學，人生與社會政治均有極大之影響。然科學與社會政治等乃係國家文化之根本元素；而文化學術則為國家命脈所繫；故哲學——學術文化發展之推動力——實與民族國家之興衰存亡有密切之關係。試考諸歷史上之事實，世殆無學術文化，尤其是哲學思想，不進步之民族國家，而能長久獨立倖存於地球上者；同時亦無學術文化或哲學思想有長足進步之國家，而終至於淪亡而不能復興者。誠以學術文化之最高產物或哲學乃為民族復興之基礎，國家存立之條件。希臘雖為歐洲之一小國，雖屢受波斯，土耳其等國之武力侵略；但因其有特出之哲學思想與卓著之學術文化，故其民族國家雖輒遭敵人極殘酷之壓迫，而終能屹然復興，而成為世界第一文明國。德國所以終能稱雄於世者，固由於其武力足以制勝於人有以使之然，但根本上實因其民族具有過人之沉毅，勇敢，奮鬥之精神有以致之。然此種精神，推其根本原因，莫非由於其民族之哲學思想（如上述之費

希特，叔本華，海德格爾諸氏之哲學思想一激勵發揚之結果。由上述之事實考之，世界上凡能永久自由獨立存在之國家均莫不有最高之思想——哲學——以領導并推動其民族意識之活動，以發揚其特殊文化，誠以無哲學思想之民族國家猶無靈魂之人，必無生存之可能。吾國現既積極提倡抗戰建國及民族復興運動；然此非有最高思想——哲學——為之嚮導，則必難有成效。故在抗戰，尤其長期抗戰中，吾國除應鼓勵科學研究并注意充實武力國防外，同時亦不可忽視精神國防之根本建設，換言之，即最高學術，尤其是哲學之研究。不然，則長期抗戰建國與民族復興運動必失其基礎。

教育改造之方針與方案

徐家菊

教育的改造本出於不得已。在無須改造時，當然不必紛更；在破綻百出時，亦不可再事因循。據吾人閱歷之所及，近年的教育，在本質上，其偏頗所至實不足以供應國家需要；在制度上，其削足之弊實足以障礙教育之圓滿進展。故吾人認定今日已不能不有事於教育之改造。請分本質與制度兩方面言之。

一、教育本質之改造

近年教育之設施，其優良之點，自然不容抹煞。例如體育之提倡，雖然英美式的體育，在中國似有修正補充之必要，然而一般學生身體上的發育則顯已較前進步。又如學生軍訓，固然辦法教法似仍有改良變更之必要，而一般受訓者精神上的影響則確已有其優美之處。故吾人於過去教育之努力，不願惟事抹煞，但於過去教育上畢竟似有一重大缺憾而為一般人所感及，祇是未能以正確言語表達之而已。例如對於

教科書感覺不滿意，尤以小學國語及中學國文歷史教本為特甚，幾乎稍稍留心之人，無不同聲慨歎，初不限於研究教育或從事教育之人。又如對於教育之無目標，亦是國人之所常事譏評者。又如教育之忽視德育，亦是國中流行的議論。凡此，皆足以表明國人業已感覺現行教育上確實具有一種缺憾，雖其所指稱之缺憾未足以表明事實之整個真相，但其議論終有其確切不移之處在。

吾人為篇幅所限，不願多談學理，惟有三種趨勢，不可不指明其偏倚。第一為兒童本位，小學教本之不健全，受此種思想之繫累實不在小。每一教材，當先定其價值，而後以兒童本位之精神提供之。凡無價值者，不得假兒童本位之名以行。第二為主知主義，知識之價值在指導行為，而知識之探求亦須於行動中為之。知識之實體與知識之活動誠然不可分，然而從教育之觀點言之，惟知識之活動始有教育的價值，而知識之實體則知識活動所運用之資料而已。近年各中等

學校之實驗設備雖漸次擴充，學生自為試驗之事雖逐漸加多，而教學上依然偏重知識之灌輸與記憶，會考制度更與此種趨勢以促進。真知識莫非自求自得者，不做知識的活動，何從而脫離洋八股。第三為專家之學。從學術的見地言之，凡百主張，不厭其新；凡百追求，不厭其深；而自教育言之，則當問其所及於國民之影響如何。例如大禹，國民思想所疑聚之一人也；自學術見地言之，有無其人，誠可探究；而自教育言之，則不應以未定之說遽爾搖撼國民之所信。又如數學程度之提高誠然可喜，然而不問學生生長之程級，不問將來應用之必然性而強責以抽象數學之學習，實戕賊國民之精神。凡此三者，皆遺誤已深，急宜留意者。

依吾所見，教育之目的在使國民能為適當的生活於國家社會之中，能保障生活之適當者惟有適當的性格。故一切教育當以養成性格為目標。有其知識而無其性格，則浮泛而不切已，適以供談說之資而已，何裨於人生。有其性格，然後知識可資運用以淑善人生。至於性格之養成，亦惟有於實際活動中養成之。觀念之來自灌輸者，必須受灌輸之人先已具備適於其觀念之性格，然後觀念始能收其效用。依此理由，吾意今後之學校應盡力設置或擴張下列三種生活。

(1) 勞動生活 勞動生活可養成身體活動的諸種性格，可養成利用自然的諸種性格，可養成經濟生活的諸種性格。吾人不主張功利的生產主義之急迫的推行，吾人惟主張勞動性格之培成。

(2) 集團生活 集團生活可養成對人的性格，可養成對

羣的性格，可養成對國家的性格。要樹立政治，社會，經濟各項軌則，不可不養成集團生活的性格。

(3) 理智生活 理智是人類自主其前途，自決其命運的憑藉。凡虛心求真，忠於所知之諸種性格，必須於勞動生活中，集團生活中乃至研究室中培成之。其關鍵在鼓勵其運用理智，而不在使其承受知識。

總之，教育本質的改造在用實際生活的訓練，培成學生的健全性格。凡德育，智育，體育諸種問題，皆當本此方針以解決之。

二、教育制度之改造

1. 大學之部

子、學術與專業 今日之大學究係造就專業人才（或建設人才）之機關抑係研究高深學術之機關？尤以文理兩科之畢業生究竟是否一律可成學者，實為一絕大問題。如不能一律成爲學者而有一大部份須就專門職業，則何故不施以專業訓練？且專業訓練與學術訓練，其性質既殊，其辦法亦當異。故吾人認爲大學於學術訓練與專業訓練之兩途，必須明確釐定。

丑、普通與專門 專門過早，則學生修養有偏枯之弊，已成今日共見之事實。爲補救專門過早之病，固然可以兼施普通訓練，但學生心志既不專一，難收充分效果，而行政上人事上的障礙亦多，難依目標以確實進行。故吾人主張將普通訓練與專門訓練之兩個階段明白劃定。

寅、大學與學院 大學必須三院，不足三院者須勉強湊足。始得稱大學。於是而大學有於某一學院年費數十萬元而於其他學院則僅年費數萬元者，甚無謂也。且各院並立，學術之風氣不同，教授之性情不同，同床異夢，糾紛時起。故吾人主張大學不加院數或科數之限制。在西文攸尼浮斯提，在字源上，其意義等於教授行會，蓋由個人設教轉變而成集團設教時之一種體制，與無所不包之攸尼浮瑣即所謂宇宙者初無深切的關聯。

卯、大學與專科學校 今日大學既兼營於學術與專業之兩途，而專科學校亦復有學術的專科學校與職業的專科學校之歧異，且大學分科與專科學校之分科，除年限長短不同外，不見有何種顯然的界域。故吾人主張專科學校應以技術的教養為其目標，如音樂專科，體育專科，產科專科，護士專科則可，如國文專科，師範專科，醫科專科，農業專科則殊無當也。

依此所論，吾人主張：

(甲)設置大學本科，不分院系，以施行高等普通教育。畢業其間者可担任上級行政機關之職員，下級行政機關與地方事業之幹部乃至學術事業之助手。但為適應事業性質之歧異與夫學生之個性計，可酌分為四組：假定甲組加習文史，乙組加習數理，丙組加習生物，丁組加習社會科學，即於就業與升學兩無不便。且如是大學本科，各省皆於經濟上人才上有設置之可能，於高等教育之普及與提高，皆有裨益。

(乙)於大學本科之上設置研究科與專業學院 專業學院

分別培養農工法醫及教育專業人才，使其志向確定專一。研究科以高深學術之研究為事，其目的在學者之養成。專業學院祇顧各本業之需要，研究科祇事學術之探討，於普通教育一概不復過問。於大學從來務得其間之人格陶冶，學術研究，專才培養之三個職責分別歸屬於本科，研究科及專業學院，要為較合於理而便於事也。西洋各國大學，各有其歷史的因素，不必全盤西化。

(丙)專科學校祇應與大學本科同級，而為中學畢業生有志一種技術者之所投入。

(丁)中等師資之培養應歸教育專業學院（或高等師範）擔當之。新大學本科畢業者無充任中等教員之資格。似此，則高等師資之來源確定，而現制大學文理科學生出路艱難之問題亦解決矣。

(戊)專業學院可分別設置如師範（或教育）學院，農學院，工學院，醫學院，法學院皆可單獨設立。大學本科以單獨設立為原則，其有力能設置一或二學院者聽之。大學研究科由政府指定卓有成績之大學酌量設置之。但研究科之考試宜由政府合併公開舉行之，按及格學生之研究志願分派於各大學研究科，並由政府予以津貼若干年。

2. 中學之部

子、高中程度難於調應 現行高中制度，其學術程度既漸及高深，而又不能充分向高深之途以邁進。蓋學生發育之程度制限一也，而畢業於十八歲，始業於十六歲，其間可致力於學術之時間，除始業之一二年因年齡尚幼不足以言學術，

畢業之一學期又因準備畢業不遑致力學術外，至多不過一年半而已。以一年半之教學，故不足以充實學業之一般基礎，使入大學後得以從事分科的研究，而學科種類過多，期其學習於短促之時間內，學生精神上之担負亦太大。故宜廢除高中，而將高中之年限酌量分配於大學本科之內。

丑、初中年限太短 現行三年制初中，約當學生十三至十五歲。十五歲畢業時，其自立能力尙未足以脫離父兄而獨立生活，高中之設立又復未能普及，欲使未能自立之子弟，負笈數百里外以就學於高中，父兄必不放心，於是而高中學生之入學年歲遂不得不延遲，甚且失去入學之機會。再者三年一畢業，入學升學之次數太頻繁，於學生之精神刺激太多，而教育的綿續又無一適當的較長時間，教育效果，亦復減少，如前所論，廢止高中，則初中之名亦應廢除，而選名曰中學。中學年限應酌量加長。

寅、職業學校機能不明確 職業學校，職業二字範圍既過於廣泛，而高級職業學校與初級職業學校，其間機能又難為明確的區分。例如高級農職與初級農職，高級商職與初級商職，在所培成之人才上究竟可有或應有何種合理的區分，殊為難言。故宜廢除高職初職之區別，而僅設立一級制之職業學校，以養成各項職業界之中級幹部，其上級幹部由專業學院培養之。至於其下級幹部或獨立職業而僅需用一技一能之特長者如打字，如駕車，如服侍，則可用職工學校以培養之。職業學校，小學畢業生入之；職工學校不限入學資格。

卯、師範學校宜採六年制 現行師範學制，由初中畢業

生考入師範學校，於是而師範學校之投考者不多，選拔之機會太窄，影響於未來小學教師之素質太大。小學教師，為有能力者所不願充任，其原因固多端，小學教育之效率漸次降下，其原因亦多端。惟是師範學校須初中畢業生考入，貧寒家庭之優秀子弟無力入初中，因而無力入師範，同時既能入初中之學生，又非萬不得已不肯入師範，循是而往，小學教育勢將無法求其普遍的進步。故師範學校宜直接招收小學畢業生而予以公費待遇。師範畢業生，理論上既應服務，事實上又限制其升學，故師範學校之畢業年限不應與中學銜齊，而應發揮師範獨立之精神採取自成段落之六年師範制。說者謂六年師範既脫離中學軌道，不能相大學銜接，又不能與教育學院或高等師範銜接，是一入師範即再無上進之可能，不免有息自修之氣。曰：是不然，師範生畢業後既須服務，而服務之規定年限又頗為不短，苟屬有志，其自修之所得與經驗之所及，必有可觀。儘可用法律規定師範生服務期滿後得經大學檢定試驗為大學選修生，修滿一定學程後，得參與大學畢業試驗，則師範生亦不患無上進之可能。

依此所論，故主張：

(甲)廢除高初中及高初職之區別。

(乙)中學四年畢業，招收小學畢業生，畢業後入大學本科或專科學校。

(丙)職業學校四年畢業，招收小學畢業生，畢業後得投考專科學校。其有志願入大學本科者，得以同等學力之故受大學檢定試驗為選修生，修滿一定之學程

後與畢業試驗。

(丁)師範學校六年畢業，招收小學畢業生，其服務期滿有志入大學者，得如前述辦法為大學選修生。

3. 小學之部

小學當簡單化 現行小學制度，既有高級初級之分，於是有六年級之完全小學，有四年級之初級小學；又因實施義務教育而有一年制或二年制之短期小學。事實上，小學已成雙軌。更加之以三年制的簡易小學與夫法規上規定為年長失學兒童設立之民衆學校，在都市上：除簡易小學不多見外，其餘皆突然並陳。在鄉村，完全小學殆成鳳毛麟角，點綴於鄉村中者概屬短小或民校而已。且所謂一年制或二年制者亦皆屬紙上文，事實上每一學生儘可繼續就學至三四年以上。蓋一定期間內，鄉村學童祇有此數，而學校又未便隨意遷移，在兒童未能從事生產以前，其父兄自願其能多讀一日即多讀一日也。因是，鄉村短小及民校之教師，每須於規定課本之外，更為學生選採較高教材，而一校多級之事實遂實際形成。似此，名稱紛歧，而實則大致相同，何如求一簡單辦法，使各項小學略相接近。且從前規定小學初級四年，原係以四年為義務教育之最低目標。今者事實上既已放棄義務教育之理想，初小制度之設立即毫無意義，而初小高小之劃分亦即絕無理由。故欲認定義務教育須另立軌道，則高小初小之區別應當廢棄，祇規定小學六年畢業；於一二年制之短期小學，則別定為義務學校可也。如不願顯然採用雙軌制，則應將一二年制之短小與小學之初年級融為一體，而廢棄短小與民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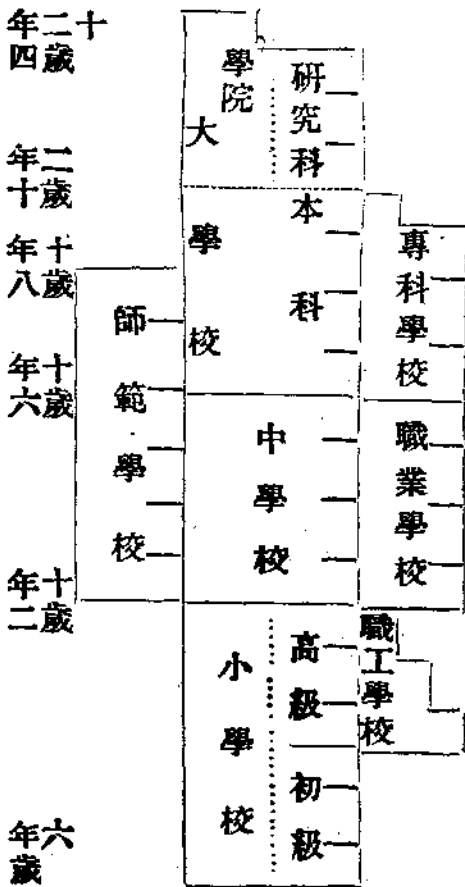
教育改造之方針與方案

之設立。兩途之中，必擇一而行，今日之制：徒足以礙事而已，不僅不合於理論也。就私見言之，二者之中則尤贊成短小與小學初年級融為一體之辦法，非緣有所厭惡於雙軌制也，乃因在事實上，各處鄉村絕無既設短小式之義務學校又設完全式的小學之可能也。故不如將小學初年級完全短小化，使國民受共同的義務教育，(當然，現行短小課程應加補充與改進)並可期其普遍設立於各村莊，至於高年級則擇若干村莊間之中央地點設置之，使附近兒童集中受教於其中。是故於小學方面，主張：

(甲)廢除短期小學，民衆學校，及簡易小學。
 (乙)小學仍分高級初級兩段，但初級段以三年為一段落，藉便融合短小於其內。
 (丙)小學校得酌設補習班，以教育失學成人及年長兒童。

4. 總結

綜前所論，列圖如下：



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問題

一六

依此方案，則第一各種學校之機能明確，第二各種學校間之界域釐然，第三各類學校得有適當的調應，第四普通教育與學術專精不至相妨，第五各級教育之普及機會易於完成。小學初級，可每村一所；小學高級，可聯村設置；中學可每縣一所；大學可各省一律設置；專業學院，各省可依需要設置之；研究科則由中央政府統籌設置之。高級教育，庶幾各得其應有之普及，而學生之升學問題與出路問題，亦當不

至如今日之惱人，教育問題與學術問題，亦當不至如今日之並顧為難。本方案之所主張，雖似牽動太廣，而弊端既已叢生，非補苴所能濟事，則遷就現制已屬難於設想。况制度雖有改變，而人事上並不須抹煞任何一方，實施上之障礙當不甚多。

以如是之制度改革，而運之以前述之教育旨趣，今後之教育當可入於坦途。願國中有志一加意焉，勿以為好事可也。

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問題

黃建中

高等教育是整個教育的一部分，關於抗戰時期的整個教育問題，原有各種不同的主張。第一種主張：以為抗戰時期的教育，應當切合戰時的需要，從前平時的制度和課程太呆板，太迂緩，現在均不適用，概須澈底改造。尤其是大學應立即打破現狀，實施戰時教育，以剋迅速造成抗敵幹部人材。第二種主張以為：抗戰時期的教育仍常保持常態，免使教育本身受不必要之損失。平時教育辦好了，自然可以收效于戰時，所以在這個時期的大學課程和制度，仍當與平時無異。若無相當設備師資，任意濫設有名無實的戰時課程，終於抗戰無補；而真正有關國防軍事的科學技術，亦非短時期所能速成。第三種主張，即是一種折衷辦法。以為在這抗戰時期的教育，一面要維持常態，保持文化基礎；一面又須合乎戰時的需要，加強抗敵力量；在一定範圍內，課程可以酌量變

更，各種訓練可以增加，而學制不必遽行完全改變。教育部自抗戰開始到現在就是這種折衷辦法。即以事實來說，此刻才談抗戰教育，也實在來不及了，應該早有準備才行。十年以來，全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依照中央的整個國策，可說已逐步有了相當準備。自從濟南慘案發生，在當時主持全國教育行政的大學院，曾根據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之決議，規定高中以上男生一律以軍事訓練為必修科目，女生須習看護。除軍事教育外，更提倡科學教育，因為現代戰爭的緣故。及教育部成立，遵奉 國府公佈之教育宗旨及實施方針，對於大學及專門教育，特別注重實用科學；對於國外留學生之選派，亦偏重理工科；並會同軍事機關訂定高中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派遣軍訓教官認真實施。九一八事變以後，更覺高等教育應特別重視軍訓與科學兩方面。其關於軍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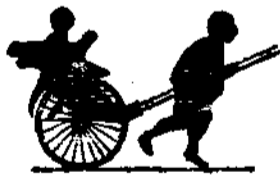
訓練總監部與教育部又重新商訂軍事教育方案，規定軍訓期限為兩年，此外還有暑假三個星期的集訓。後來因為暑假中的集訓，學生最易生病，三星期亦嫌不夠；又才改兩年軍訓為一年，期滿後酌加複習，集訓則定高中三月，大學及專科學校兩月，均改在暑假前舉行。學生參加集訓後的結果，體格便較以前強健多了。至於科學教育方面，歷年盡量增設理工醫農各科學院，特別創立航空工程班系；嚴格規定文實兩類院系招生比率，特別擴充工科新生名額；大量選派國外公費留學生，特別注重國防應用學科；次第成立大學各科研究所，特別提倡國防問題研究。此類事實，在抗戰未發動以前，有不能公開的。二十五年一月，蔣委員長兼行政院長時，召集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中學校長代表，及大學專科學生代表，在首都勵志社談話數日，決定以後的教育應當適合非常時期的需要。蔣委員長又手定國難時期教育綱領，由教育部組織一委員會，根據這個綱領訂定國難時期教育方案。其關於高等教育者，有專科以上學校特種教育綱要。內分精神訓練，體格訓練，勞動服務，及特種教學與研究各項。經規定在不妨礙學生基本訓練而有相當師資與設備之條件下，應刪除不重要的選修課目，增置有關國防的特種教學課目研究課目，並於現有課程內酌增有關國防之特種教材，這是抗戰前一年實行的。是年教育部依據政府關於國防及經濟建設之整個六年計劃，定有教育六年計劃。去年暑假前復有加緊培養各種高等技術人才計劃之訂定，準備在五年內盡量擴充全國工農醫藥交通各學院，造就一萬以上的工業技術人才，

(包含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化學工程，礦冶工程，各種人才)，四千八百以上的農業技術人才，三千七百以上的醫藥技術人才，一千七百以上的交通技術人才。(包含交通管理工商管理鐵道管理及商船駕駛等項)。此外還有國外留學生，也準備在這五年以內，造就二千以上的國防技術人才。這個計劃適值暑期中發動了這次的全面抗戰，長期抗戰，自不免要受影響。自從抗戰以來，我們更知道過去高等教育的缺點。據技術機關人言：現在需要大量工程技術人才，往往供不應求，其參加戰時服務者，須加以短期訓練，始能勝任。可見我們過去對於科學教育之應用方面實習方面，未能充分顧到，今後還須加倍努力。戰事發生以後，教育無對於志願參加戰時服務的高中以上學生，分送各種訓練機關，予以相當訓練，俾得分別從事戰役工作，技術工作及戰時宣傳，民衆組織等工作。對於照常維持課業的高中以上學校，令依戰時後方服務組織及訓練辦法，分救護、警衛、防毒、防空、駕駛、工程、宣傳、諜報等組，酌減普通學科時數，實施各種訓練；專科以上學校並得另設各種訓練班。現在一般中等以上學校大都負有兩個任務：(一)維持正常課業，保存文化基礎；(二)實施特種訓練，適應戰時需要。即臨時大學臨時中學亦然。至若陝西的抗日大學，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學，以及軍事機關地方政府所辦的短期訓練機關，都是專為適應戰時需要而設，乃現行學制系統以外的特殊辦法，在抗戰時期自可並行不悖，亦足代表第一種主張。倘還要其他學校，一律照此辦理，完全推翻現有文化基礎，形成一種革命式的

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問題

最新教育制度，則大有考量餘地。中國教育制度之確立，不過三十餘年，已經變了九次，全是模仿各工商國家的成法。兄弟在五年前亦曾發表一文，主張澈底改造現行學制，創立合於本國空閒性及現代時間性的教育系統；但須詳密調查全國社會情形與教育實況後，再行研討改造方案；未可輕率從事，致蹈過去的覆轍。平心而論，制度不過是形式，最要緊的還是精神。在此抗戰時期，無論那個方式那個等級的學校或訓練機關，都應特別注重精神訓練。在一般的大學方面，除了維持正常課業，加緊軍事訓練，研究國防科學及戰時問題外，精神訓練尤其重要，當普法之戰，拿破崙攻破德國柏林時，斐希特有「對德意志國民的講演」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武器的戰爭，以畢，主義的戰爭，品德的戰爭，將從今天開始。戰勝敵人，不靠堅甲，不靠利兵，要靠精神的力量，唯一可以恢復德國獨立方法是教育。」教育是培養這種精神力量的，有了這種精神力量，便可以補助物質之不足，並且可以戰勝物質，就是現在我們敵人優越的機械化部隊也不難擊破了。法國涂爾幹氏講「道德教育」，主張要有紀律精神與犧牲精神，中國抗戰時期的學校青年，正需要這兩種精神。我們不妨借用這兩個名詞，再加上更深刻的意義。（一）所謂紀律精神，即是說生活要有規律，行動要有秩序，個人的自由不可漫無限制。蔣委員長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最注重的就是紀律精神。過去中國的大學頗重視個人自由，國難時期已有相當轉變。此時更應極度限制個人的自由，力求換得國家民族的自由；更應使學生生活軍人化，使學校紀律軍隊化

；更應厲行軍事管理，實行勞動服務，推行新生活運動，養成意志齊一，行動一致的紀律精神。（二）所謂犧牲精神，即是說吾人到必要時，應當為國家民族犧牲，不但要犧牲個人利益，並且要犧牲個人生命。自然界不保存個體，只保存種族，個體生命即寄託於種族生命之中。個人由民族而生，賴國家而存，無民族國家即無個人。個人亡而民族國家不滅，小我生命即寄託在大我生命之內，則個人雖死猶生，雖亡猶存；所以應當犧牲個人生命以延續國家民族的生命。意大利靳梯爾氏著有「教育之改造」一書，其第二章謂：「民族活動要在國家形式中實現其人格，國家以外便無民衆的集合意志，公共人格。民族要犧牲個人而歡迎殺身成仁的事。」我們戰時的高等教育，應即遵奉 總理「軍人精神教育」的遺訓，人人要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況且現在的立體戰爭，實無前方後方的分別，不論在什麼地方，也非有這種犧牲精神不可的。所謂精神訓練，當然不只這兩種；但是在抗戰時期，這兩種精神力量最為偉大，必須首先培養起來，纔能從事抗戰，得著最後勝利。



抗戰建國與指導青年

涂述文

中國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對於目前時局，標明二義，一為抗戰，一為建國；非抗戰無以圖存，非建國不能使抗戰必勝，而脫中國於次殖民地之地位。抗戰與建國，同等重要，尤須同時進行，以達救亡圖存之目的。雖然抗戰與建國，任重道遠，有一於此，已不易為，兩者並舉，則吾人仔肩上之責任，寧可以道里計耶？

抗戰與建國，在國策上固不可分，而指導青年，誰當為抗戰犧牲，誰當為建國努力，以收分工合作之效，乃目前最嚴重之問題，軍興以還，全國青年，視死如歸，爭先為國效命，熱血忠誠，令人感泣。聞當與青年學生談話，彼等一聞實際參戰，效命疆場之語，則欣欣然有喜色；一聞努力學業，儲才建國之議，則以為迂闊不合時宜，而悻悻然去之。吾國青年學生此種心理上之改進，為五千年來之創見，憑此熱血，已可以使東瀛三島陸沉而有餘。惟如何使青年學生，認識抗戰與建國，同等重要，為抗戰犧牲，固屬光榮，為建國努力，亦屬要務，此目前最迫切之問題，亟須解決者也。

不佞有姪名光燦，為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天資聰慧，沉默寡言，其思想行動，可為目前一班青年之代表，今春脫離學校，潛行赴西北參加游擊，上月由臨潼致書與不佞，以其為千萬青年中思想行動之一例，特節錄如次：

「我一直保持着沉默，在武漢時沒有對你們說出我的真

正決心與出處。我使你們傷心了，我違背了你們的意見與勸告而跑到這荒涼的西北，做着你們不願使我做的事。在信首，我特別請求你們對我「放任」行為的原諒和寬恕。

口詞不佳與環境的惡劣，很難使我順利地對你們講出我的決心，做法和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知道我一說出本意，一定會遭到反對和阻礙（當然我知道是善意的），所以權且撒謊，說暫且留在湖北工作，其實我那時早已作好赴西北的準備。一月八日的晚上，為了要奔向我自己經過三個月長時期考慮而決定的前途，暫時不告而別了你們，悄悄地走了。兩個月來，由于漂泊式的生活和忙亂的工作的影響，很少有機會寫一封長信。目前，晉南已失，陝西不久也許淪為戰區，再不寫，也許沒有日子寫了，倉卒中草成此書。想談一談這兩月我的經歷，此次出走的動機，和怎樣打發將來的日子。

告訴你們說我要到應城時，我已決定先到西安再說。元月九日早，自漢搭車北上，同志或同學共七人。到西安後四五天，又動身到涇陽縣去受戰時短期訓練，吸收和交換了一些新知識和經驗。二月十日回到西安，在長安縣屬的一個小村工作，在從前南開學校的一個老教員領導之下，從事于周圍二十餘里內鄉村農民之喚醒，啓發，組織，武裝工作。這一時期約有二十餘日。由于領導者的威望和同志的苦幹，短期內使鄉村農民，由不知日本為何物，變為能組織抗日自衛

抗戰建國與指導青年

一九

武力的隊伍。這一點，我們尚相當滿意。以後，我們的領導者發表為陝西臨潼縣長，我們的工作對象，便由幾個村擴大到全縣。縣長這次抱定「為抗戰而來」的主張，臨潼現在又處于這樣的環境之下，預測將來的工作，樂觀成份多于悲觀成份。或者以後我就永遠在這裏工作，一直到抗戰得到最後勝利為止。

我這次突然從長沙臨大出走，看來似乎帶一點衝動和神秘性。其實是經過長時期的考慮的。放棄了那樣良好的求學機會而跑到荒涼的西北，你們會認為是一件奇怪事吧？但這在我却很平凡，我不過換了一個學習的場所而已。大學可以給我的知識和技術，但工作的本身，又何嘗不可以呢？抗戰毀滅了我的學校（案：指南開而言）但替我造成一個新的，有生趣的學習場所。

抗戰爆發後，的確有一時期，我極想讀書，但以後惡劣的戰局，使我感覺到，這已不是能平心靜氣研究學問的時候，如果年青人都存着：「你們拚命地打吧！等將來勝利之後，我來担负建設新中國的責任」的想法，這仗由誰去打呢？想來想去，覺得自己沒有那新中國建立者的資格，我還年青，不會想到那遙遠的時代的一切（也許並不遙遠），為當前計，決定去掉一切烏托邦的想法，把希望擺在抗戰的形勢的輪廓中，於是我便做起收拾破舊屋子的工作。將來有一天也許在這破舊的屋子的基礎上，造起一座莊嚴偉大的建築，但現在我尚不作如是想，先把這壞屋子收拾好了再說！

我有一個可以說自私自私的想法，我總想從這特殊的時代

得一點東西。這一個時代，是偉大而不可多得的。在中國有史以來的四五千年中，任何一個朝代，國家對外戰爭，都不會也不能有今日抗戰這樣偉大的場面。這不僅是兩個民族的鬥爭，而是含一種兩個極端思想（侵略者與愛好和平者）的鬥爭的意義，這一仗如果中國勝了，至少可以縮短大同世界到來的年限，世界和平將多一重保障。這一戰不僅關係中日兩國的命運，而且也關係整個世界的文明，我們得承認這次的抗戰，是俱有劃時代的意義的。舊的腐敗的毀滅了，但新的，自由的尚未建設起來，這一個短短的時期，也許可以包含一個時代歷史的全部，牠可以給我許多知識，經驗和教訓，我實在找不出一個好的理由，使我能安心地跑到堪察得加讀那毫不合乎時代的書而放棄這樣好的學習機會。用一句時髦話，我要「正視時代，把握着時代的中心」。

在武漢時你們對我的訓誨，我都誠懇地聽着，在和平時期，那都是金玉良言，我極願意接受的，但現在，當戰爭逼着年青人不得不自己選擇一條路的時候，他是不能再誠懇地接受這一切訓誨了。如果從家庭觀念的觀點出發，我也許會稱為家庭叛徒，但我不希望你們這樣叫我，我是極願接受家長的勸誨的。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晉南失陷，當草此信時，大河南北，也許正在激烈地砲戰，在戰場旁邊的隴海路，隨時都有被截斷的可能，以後，即使我想回湖北，回到課堂，也不可能了。事實上我也決不這樣幹。日本兵進潼關，這裏恐怕要紛亂，有錢的跑到漢中，沒有錢的留在這裏。日本兵假使到這裏來，臨潼成爲戰區，其時，便是實現我們的

計劃，理想的時候。在縣長領導之下，我們十幾個同學和當地的民團，自衛隊，保安隊，便要担負起最艱難的工作——揭旗上山，做游擊隊。至於以後，那就很難預計了。我現在尚不往那方向想，現在只想能夠在終南山上領導一部份老百姓，作些破壞日本後方的工作。

當日本強盜的足跡完全移出我中華大好河山之日，也就是我返到課堂之時，亦即我與你們見面，開始過着幸福日子之日，這一天的到來，也許並非在遠，但其中一定充滿許多崎嶇和荆棘，我知道這條路，是難走的，但我以決定走下去。

作此書之青年，才十九歲，為長沙臨時大學一年級生，其父為現任駐菲利賓總領事，家道小康。觀其文筆流暢，條理清晰，即可知其平時成績，非常優良。以此基礎，再加以數年學力，不難蔚成大器，今竟決然捨棄學校生活，而準備參加游擊，此不可不深長思也。

彼之言曰：「大學可以給我的智識和技術，但工作的本身，又何嘗不可以呢？」建國事業，經緯萬端，目前大學所授之智識與技術，容或不足以供國家之需求，但捨大學而在工作的本身，求智識與技術，則所得者，能有幾何，大堪注意。

彼又言曰：「如果年青人都存着：『你們拚命地打吧！等將來勝利之後，我來担負建設新中國的責任』的想法，這仗由誰去打呢？」此種說法乃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勇於任事之精神，至堪敬佩。惟全國優秀可造之青年，皆抱拔劍而

起，挺身而鬥之信念，則國家永無儲才建國之希望，其危險程度，並不亞於無人打仗，吾故曰：誰當為抗戰犧牲，誰當為建國努力，以收分工合作之效，有指導青年之責者，應三思也。

彼又言曰：「這一個短短的時期，也許可以包含一個時代歷史的全部，牠可以給我許多知識，經驗和教訓，我實在找不出一個好的理由，使我能安心地跑到堪察得加，讀那毫不合乎時代的書，而放棄這樣好的學習機會，用一句時髦話，我要『正視時代，把握着時代的中心』。以十九歲之大學一年級學生對中外大學教育（其父曾電召赴菲求學，彼拒不應命）認為『毫不合乎時代』無乃太嫌武斷。吾國之大學教育，是否合乎時代，應由政府及教育家詳加檢討，青年學生，似不宜多所主張，蓋彼等之學識閱歷經驗，俱不宜於此也。

大敵當前，國家存亡在呼吸之頃，青年學生熱血沸騰，為國犧牲之念，在在可見，有上引作書青年之思想者，不啻千萬，吾人對之，除敬佩而外，有不得已於言者，如何可以使資質優良，成就可期之青年，在學術上多所努力，而蔚成棟樑，是也。鄙意以為國家，社會，學校，對青年學生之行動，應加以統制，凡資質優良：成就可期之青年，認為有繼續求學之必要者，不得擅離學校，其餘資質稍遜者，亦應受統制，政府苟有需用，自可隨時調遣，於此則在校之學生，亦如入伍之兵士然，然後可以使人盡其才，而抗戰與建國兩方，人才畢出，則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結果，可計日而待也。

從抗戰談到作業教育

張富歲

二二

當神聖抗戰開始之日，誰都料到中國手工業復興的機會定要來到。現在大家若有功夫的話，請就武昌城郊，或漢口漢陽各市區外去兜個圈子看看，在那些破落戶的門口就會發現許多嶄新的手工木機，就看見許多老幼婦女，都在手忙腳亂的伴着那嶄新的木機製造出品。這象徵着社會的需要，也象徵着中國生產事業該到鄉村復活的機會來了。自然這也正是表現我們重工業和一般實業的貧乏。

我們知道在長期抗戰中是需要物質與精神供給的，抗戰建國尤其需要物質與精神供給，而物質精神供給的創造機關捨農田工廠學校教育外，別無可求之處。農田工廠為有形之物質供給，學校教育，為無形之精神供給。

我們有的是大地，我們有的是出產，我們的先人為我們也曾創了許多應用的東西，譬如伏羲氏作網罟，教民佃漁；神農氏斲木為耜耨木為耒，教民樹藝五穀，黃帝修宮室，作器用舟車，製冕旒衣裳，都是開作業教育的先聲。還有指南針的發明，道家的燒煉術，以及後來的硃砂，火藥瓷器等物發明，都是科學創造的原始。

以上所指，有的固然無史可考，但確定事實。我們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知道我們的先人早已替我們奠下了實用教育的基礎。只是後生者不能承繼着先人的遺志，好好在這基礎上再起高大的建築物；一直落到現在就是一根細微的縫衣針

還不能獨立自造。

鴉片戰爭以後，始如大夢初醒，由徬徨希望，進而免強把日本式的教育搬來試試，又把歐美式的教育抄來用用；東搬西抄，把我們自己民族固有的基礎也毀掉完了，結果到於今找不出一個中心的教育理論，這幾十年來良好的機會都憑空送掉了國弱民貧的今日。

自抗戰開始，各地海口都被倭寇封鎖，平時仰給於外人供應的品類，一看馬上斷絕了，自己出產的供用不足了，所以轉到鄉村手工業復興，這種由拙而巧的現象到是很好，但是要我們的教育當局趕快小心翼翼的來培養這些手工業的基礎，使它從此生長漸次擴大成為我們來日的物質供給者。我們負教育責任的人也應該本乎我們的民族固有的工業精神，參照世界教育的新潮流，以建立我國今後教育之新基礎。

我們知道現在學校教育的目的，不單是要養成勤苦讀書的機械人物，也不是單要養成思想發達而缺乏活動力的頭腦；是要養成有應付實際生活所必要的精神內容，有敏活的判斷與自發的活動力，能完成社會任務的有為的人格。不是像以前的教育，只知注重知識技能的受動式的機械練習；而是要特別注重促進各種能力的自由活動，自己研究，自己發現，及自己構造。尤其是美國行為派心理學與杜威的教育學流行之後，舊式的教育，完全成了書籍學校，知識學校，靜坐學校

；他們認為新的教育，須解放生徒的活動性，凡在各科的教授，應以正確的直觀，正確的理解磨練，應以言語的教養，意志的陶冶為手段；切不可怠懈所謂手的練習。因為手的動作或所謂手的作業能使生徒發生自由歡喜的製作，且能養成精密的思考，正確的計劃。這種主張不僅已成為近代學校教授上的原理，且已成了近世教育主要潮流。此種教育潮流，具體言之即所謂『作業教育』是也。

瑞士教育家塞德爾 (Robert Seidel) 曾著『作業教授對於社會與教育之必要性』 (Arbeitsunterricht eines Soziale und Pädagogische Nothwendigkeit) 一書頗風行世界，塞氏以作業教育為發揚人類知行之最好方法，彼認人類不但是精神的存在物，而且是肉體存在物。人類不但是能感覺，能理解，能思維，能研究的動物，並且是有意欲，能活動，能創作的人格體。尤其是兒童，更能表現人類意志的活動本性。兒童寧可多要意欲與行動，而不要有過度的思索。要他身體發達，就應該希望他活動，不希望他靜止。

兒童有向着運動的自然之衝動；但是現在一般學校不注意此衝動之發展，却使兒童終日靜坐在同一場所。兒童又有需要工作之本能；但是現在一般學校對兒童只是勉強注入些無興趣而且空洞的理論。兒童對於理論本不會有興趣；但一般教師又多好用強迫與人工的手段使兒童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上面。這樣的教育，是要硬把兒童對興趣的行為，強迫的使用人工手段來刺戟之，使他發生精神緊張，結果，這不過使兒童的精神成為麻痺而已。今日學校對於實際活動的身體

陶冶，異常漠視，簡直使有價值的實際的技術素質與能力消滅，教授的全體，都與實際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不但是為兒童作實際生活的準備，並且是要與實際生活疏隔絕緣。

塞氏以為他對於過去學校所加的非難，不但是教師應當絕對接受，就是政府以及國民都應當密切注意，因為學校教育的改革，不僅是教師的本身問題，實是政府與全體國民的大問題。如果教師站在唯一正當的立腳點，那他才能以正當的客觀性把握住學校改良上的一切問題。

現在學校所有的弊病，無疑的可以依從教育學的原則解決尤其可以根據教育學新的見識所施行的作業教授而免除了。誠然，依據這種作業教授而改造現在的學校，實是一種至善的變化。換言之，現在的學校應該由學習學校轉變成作業學校。但這種變化須徐徐進行。具體的說，這種變化必須順應着由現今的私有資本主義的社會——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到達民衆社會——即文化社會——的過程而進行的。再換句話說，作業學校是將來的學校，而將來學校是與將來的國家與將來的社會共同刊臨的。

以上所述，是塞德爾作業教授對於社會與教育必要性書中的總論；現在特別再將原書關於社會方面討論的兩要點舉出。

(一) 社會情狀之變化——從前的家庭本就是作業社會；家庭所給兒童的教育，也就是作業教育。後來因經濟的發達，使從來作業社會的家庭歸於消滅。所以現代家庭對於兒童並不能施行什麼作業教育。於是國家與社會不得不起而代負兒

童作業之陶冶與教育的責任，所謂學校正成了這種責任實現的場所。又次，從前的基爾特(C.E.P.)制度施行作業教育，因為手工業為機器及大工業所滅絕的今日，也早已不存在了。固然，對於高等的職業陶冶，還有工業學校，實業學校等；但對於一般國民所施行的職業陶冶機關，迄今尚未產生。故國民不可不活動，是國民無論如何非有作業陶冶與教育不可。

(一) 國家之任務——現代國家以能站在同等權利而活動的公民為基礎。所以國家對於勞動，仍須給與以學校上的地位，使一般人都歡喜作業而成為國家的公民。現代國家的富源，權力與光榮，以勞動與科學為基礎；所以國家不可不以勞動為教育及陶冶的基礎。科學由作業而產生，理論亦由實際而出發，所以作業教授是最高社會的國家的要求。

塞爾德這種理論雖然給了各國教育以很大的影響，實際他并不是作業教育的倡始者，亦不是作業教育的集成者。溯其源實起於歐洲之上古，至洛克，盧梭，裴期泰洛齊，福洛伯爾皆有此說。至開爾與斯泰因奈更為集成之詳說。德國大詩人歌德亦曾云：『知之不足，須要應用，意志不足，須要實

行。按近今德國補習教育所以列為義務教育者，實完全開氏努力之結果。談至此，筆者願將德國補習教育更略為述及。

原德國有名曰(Fortbildung Schule)者原文意為『進步學校』，若論內容性質，則與吾國補習學校意義相同，故普通多譯為補習學校。此種學校原為給其國民以補習之機會，近年來已定為凡國民學校畢業生必須再入其中肄業之教育機關。換言之，即義務的補習教育是也。其內容則因地域差別，而授以各種不同之工作技能。凡男女學生無論成人後欲從事何項職業，必先經過此種學校訓練。故德國無論大小城鎮中，均充滿此種教育機關。如麵包製造補習學校，店員補習學校，製鞋補習學校等等。有人論及德國之組織，已由昔日之『全國皆兵』制度一變為『全國皆工』制度。誠不虛言。

以與世共知為工業發達無比的德國，尚如此努力作業教育之完成。吾人或因國情之有異，不能完全直接仿造，然當此長期抗戰，國內手工業正宜鼓勵復興的時候，應速把握此萬載難逢之良機，本吾民族固有之偉大精神，發揮手工業之新運動使生產教育得因是獲得具體實現與改革之成功。

世界大戰所給農業的教訓

魯質彬

我們偉大的民族抗戰迄今九月，一切生產供給，雖尚未蒙暴寇重大的打擊，然以長期抵抗之預備言，以上次世界大戰之教訓言：國人應切實注意各項生產需要之供給。我們國家

，原係世界最大農業國，因科學生產的不足，致農業出產亦幾類於危殆，農村經濟。尤絕對落後。此時若漫不經意，恐將難免於生歐戰時所遭遇之農業的困苦狀況。茲從是實上略

述世界大戰所給農業的教訓，藉供國人之參考。

一、英國農業動員計劃的實施

英國自發生工業革命以後，政府放棄農村，專重工商業的發展，如是國家經濟，全賴工業製造品維持。而農業方面，集全年生產，只可供全國四個月之生活即此可知英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上所佔之地位了。

自一九一六年以後，德國實行潛艇政策，封鎖英國領海，對英國商船，實行襲擊，於是英國對食糧問題，大起恐慌。此時英人因受食料之威脅，除一方面講求對抗封鎖方法外，一方面遂積極實施農業動員計劃。其首要者，如穀物生產法(Corn production Act)之類一時頗有收效。

按穀物生產法之目的，在獎勵小麥及燕麥之生產，其實施要點為：

(一)政府交付補償金法：當小麥或燕麥平均市價，比法定最低價格低時，政府得補償其差額；但遇以下情形，則補償者較少。

(甲)如生產小麥或燕麥之土地，混種其他作物時。
(乙)不充分耕種時。

(二)農業勞動者最低工資之規定法：凡僱主不得支付比政府規定最低工資更少之工資，如有違反者，即處以二十鎊下之罰金，如遇判決後仍繼續犯罪者，則每日處以一鎊下之罰金。

(三)限制提高地租法：因政府所交之補償金，有使地租

增高可能，故必設法限制，不使地主，剝奪價金以外之正當理由，而提高地租時，則不在限制之列。
(四)強制耕作法：若遇以下情形時，政府有強制耕作之權。

(甲)如土地耕種或其他用途，有變更必要時，則遵從農政部之命令。
(乙)如不依照善良方法經營者，亦應遵照命令。

如不服從命令，則農政部有停止租佃之權。
除實施穀物生產法以外，尚有英國科學產業研究部，及復興部之設立，兩者均為英國農業動員機關，在大戰時，均盡有極大使命。

二、法國農業之慘狀及其努力

世界大戰，對於法國農業的影響極大，其慘狀或為大革命以來所未曾有之遭遇，茲略舉當時實況如下。

(一)勞動力的損害照一九一七年農業會議之報告，法國從事農業者之死亡，約百萬人，農民赴戰場約五百萬人，疾病及逃亡都市者約六十萬人。因勞動力缺乏致引起生產力之衰頹。

(二)土地荒廢及改良設備之被破壞由戰事影響，土地荒廢者，有數十萬畝，而改良設備之被破壞者，價值有數億萬法郎。

(三)食糧生產減少麥及其他穀類，減少其半額，葡萄酒減少六分之一。

(四)家畜損害戰時損害最大者為豬羊，其次為馬，惟牛之損害較少。

(五)森林損害，戰區森林，均被蹂躪和損毀，上述之損害故極大，然以法國為較大之農業國，雖受戰爭影響，究不似英國工業國之直受戰時經濟恐慌及失業之危險，且加以法國朝野之努力，足將損害者，予以隨時補償其最令人驚異者，可略如下。

(一)荒廢地恢復者，百分之九十。

(二)小麥產額漸恢復戰前程度。

(三)耕地雖減少，但收穫率激進。

(四)森林的損害，亦由水利及森林院，極力恢復。

三、德國農業所遭之困難及其打破難關之方法

德國戰時農業，完全陷於悲慘狀態，雖其前線勝利，勢如破竹，而卒歸失敗者，要非戰爭失敗之罪，乃農業衰危，食糧無法維持之故也。關於農業實際情形，可就其主要事項略述之。

(一)肥料供給之困難，所謂施肥為農業生產之主要條件，德人在戰前因藉飼料品之輸入，得養多數家畜，且由此獲得天然肥料不少，自大戰發生，飼料輸入困難，家畜亦隨之減少，故缺乏天然肥料。

人造肥料之氮肥鉀肥，均因幣價跌落，而輸入困難，尤其磷酸，國內生產，既不可能，國外者亦不能輸入，農業生產

，根據最少養分率之原理 (Liebig's Law of Minimum Nutrients) ，以使用最少之肥料為標準，磷酸所施之量，既經減少，氮鉀之價值，必隨之受重大損失。

(二)農業勞動力之缺乏參加世界大戰之國家，農民均在戰場，德國以二十餘國為敵，戰爭有四年半之久，死亡不下二百萬，負傷四百萬，其勞動力之缺乏，固不待言。

戰前本有外國勞動力之供給，自發行紙馬克後，一金馬克可換一兆紙馬克，外國勞動者，損失甚大，故各自反回本國工作，此亦為勞動力缺乏之原因。

關於德國打破農業難關之方法，主要政策不外黑麥地租債券之發行，及內地殖民政務之實施。

(一)黑麥地租債券之發行，為挽救農業危機於萬一起見，德人在柏林設立一資本金一億馬克之黑麥地租銀行，此銀行為不動產銀行，銀行所發之債券，券面記載黑麥數量，農家雖以農地為担保而得信用，但其他担保之方法，以一定量之黑麥為保證。即農家在到期時，以記載於債券券面上黑麥數量相當之代價支付更以黑麥數百分量之五為利息，百分之一為事務費，農家由此方法，即可得金融上之活動。

(二)內地殖民政務之實施，「以德國麵包，養德國國民」，為俾斯麥以來德國一貫之政策，加大戰發生，國境為敵國所封鎖，由外國輸入穀物絕不可能，故極感內地殖民政務之重要，所謂內地殖民政務者，即開墾荒蕪地，或分割大農場而設立中小農場之謂，其主要目的，可分述如下。

(甲)民族政策的目的在國防上重要之國境，打破異

族以圖自己土著民族之增殖。如打破東部國境之波蘭化民族，在波森(Posen)及西普魯森(Westpreussen)，促進德國農民之增加是也。

(乙)社會政策及人口政策的目的，分割大農場，設立中小農場，以圖農業生產之增加，改善土地分配狀態，以緩農民之土地飢饉，同時移殖中小農於人口稀少之地域。

日知錄載：『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洪武中詔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亦含有此意。

(丙)勞動政策的目的，即對於農業勞動者，分配小面積之土地，對於工業勞動者，亦設定小菜園。

凡殖民者，不獨對於農場購買分年償還，即對於建築費如亦此。

凡設立殖民地之費用，統由國德殖民銀行(Deutche Siclungsbank)開支，故事業之推行，毫無阻難。

四、結論

外患紀略(續)

齊桓伐山戎存邢衛

春秋：莊公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於魯濟。齊人伐山戎。左傳，遇於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史記齊世家，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

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的結果，足以證明某一國家之能否持久抗戰，全視其能否充分供給農產物為轉移，我國以農立國，全國民百分之八十，以農業為生活，平時尚感農產品之不足，如民國二十年之洋米進口，約一千零八十萬擔，而後來更逐漸增加，常超出二千萬石以上，至於洋麥進口數年前不過一百萬擔，而近年漸增至一千萬擔以上，在此作戰時期，其需要當比平時為大，復因戰區之損失，及內地人口之增加，對於糧食需要，恐難免於恐慌。

更有一事須特別注意者，即昔年武漢大水，如無美麥大糧輸入，恐已成重大之問題，現武漢已成全國經濟中心，湖北安危，關係尤大，自抗敵戰事發生以來，沿江層層封鎖，水道淤塞，天災水患堪虞，凡非水患所及之地，應如何努力農業，以防天災及敵人之威脅。

世界大戰，歐洲主要參戰國家，對農業實際之努力，實不遑枚舉，以上不過略述大概，作關心此項重大問題者之參考。

劉 頤

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服處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又匈奴列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夏道衰，而公

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鄴鄙。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於驪山之下。遂取周之蕪穰，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王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鄴鄙，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冬，狄伐邢。閔公元年春，齊人救邢。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畏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曰，齊人救邢，善救邢也。春秋，閔公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衛。左傳，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

齊殿，及狄人戰於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盧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以伐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又曰，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春秋，僖公元年春，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公羊傳，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春秋，僖公元年夏六月，遷邢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傳，夏，邢遷於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史記齊世家，桓公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城楚丘而立衛君。國語齊語，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狄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毛詩衛風定之方中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

抗戰叢談

蘇州倭患瑣記

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又木瓜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服器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按周室既弱，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故其時候伯救患討

罪，著之禮經。有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者，詩人以爲責。齊桓奮起。席太公之餘烈。能用夷吾鮑叔甯戚隰朋之屬。盛修善政。爲中國會盟。於是北伐山戎離支孤竹。南伐至召陵，望熊山。西伐大夏，涉流沙。有一匡之功。爲五伯之首。其攘外恤患之勤，雖數千載之下聞之，無不興起。嗚呼，何其偉哉。

八一三倭寇淞滬，十六之晚，蘇城始遭飛機轟炸，自爾

至於城陷之日，倭空軍擲彈於城內外，凡四千二百餘枚，死傷之數，可以推算，然人心悲憤，恥逃國難，而從事於救護慰勞甚力，三月之間，所收容戰區難民凡十五萬，救療傷兵五萬，掩埋陣亡將士之柩數千，其服務者，壯丁擔架隊數百人，醫生百餘，看護女二百餘，童子軍三百餘人，皆在飛機轟炸之下，往來工作，蓋有張仲仁李印泉錢梓楚諸老爲之倡，故莫不願盡力焉。

蘇城糖果餅餌極多，淞滬戰起，競購以餉軍，十日之間，列肆一空，後援會運輸之車，三月無虛日，余以九月間至吳興，見夜市甚盛，而有傷兵需索之事，以爲此必不得見之

於蘇州也。

八月十六日晝，余偕延國過市，買餅餌以餉軍，還途見飛機十餘，而無警報，以爲我空軍也，有頃，聞彈響，皆大駭，是爲吾輩在蘇州見倭飛機之第一次，下晡，見我空軍一隊西飛，而倭飛機又至，擲彈於城內，於是滿城恐怖矣，自是朝夜所聞所見，無非倭飛機，而不定擲彈，有時擲大石數枚，更聞寧波有倭飛機散布黃屑，入水變爲微蟲，前方又有散布黑屑者，或云毒菌也。

沈隱民先生長女延平小姐在蘇州教練童女軍，淞滬戰起，率學生六七人，至前敵救護受傷將士，所乘衛生列車，日日往來京滬鐵路，常稱蘇州買菜，南翔造飯，開北會食，以

孫世揚

蘇州倭患瑣記

二九

爲美談，此車遭倭軍轟炸五次而全毀，以相門平望二處遇險爲最可怖云，余爲作歌曰，衛生車，車邊紅十字旗斜，壯士執槍衛中國，救護金創女子職，響履廊前童女軍，齊換軍衣草滋色，宵來露宿肝未餐，心憂戰士忘飢寒，一朝扶起幾創病，載向後方如軍令，滿面風塵暫被除，平望湖水明於鏡，轟轟之響高處來，列車著彈作飛灰，誰料吳娃好身手，一跳下車仍抖擻，四萬萬，中國人，救國皆如童女否，我輩沈吟亦可羞，况買先令香港走，

延平小姐述一團長守吳淞口遠令不受傷拒治事，以爲可歌可泣，紀之如下，衛生列車來復往，救出吳淞一團長，飛丸洞臂亦穿胸，口謝醫師意懶強，醫憐傷重猶可痊，請問拒治何因緣，答言抗戰吳淞口，伏尸流血兼旬久，新令傳教退後方，士戀沙場只堅守，糧空彈盡正難支，後援居然星夜馳，明朝反守爲攻勢，數子爭還全局棋，此身負創誠痛苦，只祈速死埋黃土，不然違令有常刑，創愈還加死罪名，加死罪，終無悔，且喜吳淞今見在，我聞斯言壯淚潛，爲功爲罪兩無關，而今人痛姚營長，覆沒全營守寶山，

寶山石洞口，爲一二八倭軍登陸處，八一三倭寇，亦由漢奸引導，從此路入羅店，其始抵抗者爲三十壯丁，有人詳紀其事，登吳縣日報，遂隱括以爲韻語云，壯丁隊，彼何人，寶山北門石洞民，誓殺倭奴不顧身，洞門鑿池波激盪，一派江流通羅店，倭船覓路焉能知，誰爲漢奸前導之，壯丁三十草間匿，排槍射倭穿胸臆，黎明射到亭午時，敵軍潮湧援軍遲，援軍遲，壯丁死，彈盡生還四人耳，烏呼壯哉，壯丁

遇寇虐，壯丁懲奸宄，且令行伍執槍人，敬我壯丁奇男子。

采常吉倭變事略云，嘉靖三十三年，時賊來寇，多效吾鄉民裝束，又類吾軍裝束，混而無別，遂致常勝，盧丁二帥，令軍中各銜墨塊，臨陣塗面，以相別識，賊始駭懼，今報載倭飛機襲擊廣德衢州，並假冒青天白日徽章，即用嘉靖時賊之故智，鼠竊狗偷，由來久矣，蓋倭之天性然也，

在蘇州嘗過市，見一桂軍購橘，索價一角，即予一角，一北軍亦來購，亦索一角，但予五銅圓，即取略之，桂軍不平，訶之，遂至相毆，近聞雲彬云，鄉前輩張閩生擬作一文，提倡無論何人，見桂軍當脫帽鞠躬，蓋亦有感於桂軍之有紀律耳，

十月間蘇城警報日十餘次，不能寢食，乃徙居穹窿山，聞景鄭希白皆避難至光福，十四日，偕季海心若延國延富往訪之，游踪所至，先從虎山橋望下堰波光，與銅坑橋形勢，繼登龜嶺，繞塔而下，過峙堰嶺，抵司徒廟，飲莽古柏之下，上香雪海之亭，紆道自倪家巷返，途中所見，無非已謝之木犀花，及剝皮之橙子，蓋橙皮製爲紅絲綠絲，點綴喜餅用之，有作場數處，各淹縷切之橙皮數十大缸，已曬爲紅綠絲者，亦各數十筐，是以鄂尉之下，滿路香風，非穹窿腐臭之比，穹窿雖高，距湖甚遠，所見不審諦，鄂尉臨湖，隨處登眺，都盡山水錯落之致，然則蘇州湖山之美，當以光福爲最，光福亦設警報，往返各一遇之，入山屢聞轟然巨響，無慮三四十次，景鄭希白皆惡聞警報，以爲徒亂人意，區區之意唯恐光福亦終非樂土，今日之游，不可再得耳，還途作小詩

云，投筆從戎計已違，舉頭寥廓看飛機，及時行樂應難緩，暇日銷憂可厚非，湖上風吹香桂屑，山中人剝錦橙衣，具區真擅東南美，游客心摧警報歸，

鷓鴣老言，一友人至嘉興候火車，遇警報，旅客皆避車站附近茶館中，此君獨攜裝匿樹下，及倭來擲彈，滴落茶館，樹下之人被震上騰丈許，不死，又一人自南京結四伴東下，過鎮江，遇警下車，見一鐵桶，即匿其中，桶無蓋，用大衣自覆，及彈落車站，泥沙飛墮入桶，又一彈震桶轉向水邊，竟著樹根，未入水，其人無恙，其伴皆不免，又唯亭有米舖主人，一彈落其屋前三丈，又一彈落其屋後三丈，主人遂將藏米聽貧人購取，升十錢，頃刻而盡，此三人之免於焦爛，皆間不容髮，可謂幸矣，

我軍棄開北，八十八師八百壯士據四行倉庫不退，聲請後方輸與餅餌飴鹽，俾守之七日，與倭同盡，滬上中外士女隔蘇州河而觀者，充塞衢路互三晝夜，有譁呼者，有墮淚者，有擲與食品者，英租界防軍勸撤退過橋，不聽，直至最高長官慰勉，乃突圍而退，憶昔一八之役，八十八師秘圍廟行，死傷頗衆，而抗敵之名，爲十九路軍所掩，杭州湖上立陣亡將士碑，謂當被圍時，開北之師不爲聲援，以重撓敗，其詞有憾焉，如今八百壯士伸威於開北，亦可以慰昔年陣亡將士於地下矣，

沿滬杭鐵路城邑皆被倭空軍轟炸，而松江最劇，憶七年前訪哲安師於松江，同上雲間第一樓，弔華爾墓，登步惠廉亭，其後女兒入松江中學，經過輒下車省之，浮屠桑下之感

，未能去懷，而此地已成焦土，將陷賊中，閱報悲哀，長歌當哭，其詞曰，松江水，松江山，千載盛名古雲間，基督教行首茲土，十人八九尊天主，革命以還吳越爭，往往聖地開兵營，外侮終隨閱牆至，封豕長蛇吞海澨，飛機四度百九轟，土餘焦土城空城，城外步廉碣，城內華爾冢，海人遺愛勝邦人，今見鉤爪鋸牙食同種，教徒誰能白上帝，生人如此真非計，雲間第一樓在否，余山北望應揮涕，警告還傳滬濱潯，東南百里歇鐘音，斯民同上十字架，倘洗殘人何殺心，

我軍自大場退南翔，以血肉之軀與倭飛機坦克相搏，西人觀戰者，咸眩目橋舌，以爲世界大戰未嘗有也，因作歌曰，退首陣，布次二，小挫何妨大軍備，倭軍百五十飛機，瞰車下應西突圍，轟爾真茹一炬盡，南翔萬戶無完扉，我師不驚海人眩，世界戰爭未嘗見，常年空戰二地尤，齊愛里兮貝爾留，獨逸飛機八十駕，連明下瞰青林阪，彈擊軍需避行伍，多殺恐遺人道羞，豈如倭軍操新械，忍播其惡於五洲，不見殺機今遍地，誰肯發之誰肯收，倭軍倭軍聽參斷，世間不少流黃彈，正恐神州將陸沈，未必東京免塗炭，

嘉靖三十二年，倭自金山張堰犯嘉興平湖，三十三年，倭由松江府柘林突犯王江涇，轉略平望烏鎮諸處，此即今金山寇入之路，明代倭寇之慘酷，至今浙西七屬之人多能道之，即吳江平望間禦倭之敵樓，巋然尚存，又烏鎮有宗將軍廟，乃祀河朔將軍宗禮，以嘉靖三十五年敗倭於皂林而戰死者，然蘇人咸謂今昔形勢有殊，今京滬路當兵衝，則蘇嘉路蘇湖路皆後方也，故避寇者近就吳江，遠不過吳興，曾不意金

山之寇，乘虛而入，國防之暫，徒滋秋草，吳江先蘇城而陷，吳興與嘉興同時告急也。

聞季海有兄在金山，城居吟詠，不虞寇至，忽見倭軍入城，倉皇挈婦孺而逃，中途失散，其婦孺竟抵蘇州云。

十一月十二日，蘇城電燈警報都壞，城內外居民四十萬，至是什九逃往湖塹山中，頗有宿於道路者，十三之夜，余附一車走無錫，值我軍馬隊由蘇錫路退，車在馬羣中，不得疾行，百里之路，五點鐘乃達，警報中入城，露宿待旦，比轉徙至安慶，而聞蘇州陷賊已五日，抵武昌而知南京失守，其後十日，杭州亦陷，千里通民，歌以繼哭，勝敗惟爭一著棋，楸枰覆較可勝悲，未忘嘉靖征邊事，又見金山入寇時，殺敵誰如壯丁捷，避胡我比達官遲，太湖淚盡西湖繼，千里鄉山繞夢思。

自京滬路走上江之難民，多有候船江心風雨之中數晝夜不得上者，印老附一差船至漢口，見船中官員，多盡室以遷，甚至人各攜其褻器，乃歎曰，何不棄此數百人之褻器，以位置東南難民耶。

鄭端簡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為之奸細，為之鄉導，然今之漢奸，若黃浚者，身為行政院祕書，其子亦任外交部員，非所謂失職與不得志者，而忍心賣國，別有肺腸，非鄭公所知矣。

聞吾友宋君言，維持會亦有數等人物，若峽石維持會中人，即向來抗敵後援會最盡力者，地方未陷，既不通敵，地方已陷，亦不媚敵，但不忍地方糜爛，出而維持之，夫豈甘

心作漢奸也，若新陸維持會郭某乃真漢奸，其人本是不逞之徒，出獄未久，適逢寇至，正欲藉以釋憾，既執太陽旗迎接倭軍，而作維持會長，睚眦之怨，都略取其家室，分置一大宅中，編成號數，云以慰勞日本皇軍，又縣府有數人避難至新陸，皆被郭某捕殺矣。

倭變事略云，嘉靖三十三年四月，倭攻海寧，廟灣周氏有二庠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於樹，殺之，三十年四月，峽石賊據惠力寺，所掠蠶繭，令婦女在寺繅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今者浙西七屬，盡陷於賊，其慘狀乃有甚於昔者，然此不足以摧辱中國人也，祇見倭之殘暴比於禽獸耳，嗚呼，此賊不除，人理將滅，此仇不報，大陸亦沈矣。



教育通訊

寇蹄下之北平教育界

艾 夷

北平為世界公認之「中國文化城」，尤其自五四運動後，所謂太學生之地位，對國家社會，確較歐美之學生地位為重要。近年來雖略顯輕薄浮佻之氣，然仍不失其對社會政治之運動力。自倭寇侵東北，越長城以來，此文化城之教育界人士，均堅持毅力，忍辱負重，使敵人不致生輕侮之念，政府得益加抵抗之力，彼安福諸奸逆與政委諸儒夫之不敢妄動與得以維持不墜者，實賴乎教育界鎮靜持重之精神予以非常抵制與非常指導之功。盧溝橋事變發生，宋哲元以不知兵而棄城，所謂教育界人士，惟贖書本粉筆，持上「最後一課」而已！此一段悲壯歷史，縱不敢謂全城各校，皆具一頁，然至少可證文化城之今日，絕對有其不朽與無畏之中華民族精神。謹就最近一般情況，略舉一二。以告教育界人士，并全國父老及我英勇抗敵之戰士。

(一) 奴化教育下各中小學愛國精神與漢奸教員之鬥。去年九月，倭寇入城，漢奸走狗宋介孫世慶等出任所謂偽教科審委，舉凡有關中華民族性讀物，概被取消，史地社會教本，悉為塗改；所謂奴化教育，徑由漢奸，專替盜兵推行，中小學教育，幾完全操諸暴力權奸之手。然而「邪不能抵正」

「逆不能損忠」，奴化學校，究僅屬諸形式與名目之變，至實質與精神，則完全為堅強興奮之愛國活動，其最可愛者，即一般青年兒童，個個顯無限希望之民族意識與精神抵抗之卓絕思想。彼奴化者極力推重「讀經」，而我青年從此更窺得先儒殺身成仁，為國犧牲之偉大教訓；改竄史地，使我青年兒童，益知中國歷史疆土之被寇侵略。如某次南城某中漢奸校長，因妄談「王道」而受辱；某小學地理教員，因不填東北地圖黃色而被一九歲學生恥問；又一國文教員，因以「中日同文同種」及「日本文化特優」命題，致全體學生闕而出講堂。皆為實在證明。按是類有價值之反漢教的教訓，舉不勝舉，故大部份漢姦混子，除與所謂北平留日同學會之若干奸賊往來外，在學校既不敢向學生抬頭講書，在市衢尤不敢遇朋友致招應！然而對驕恣之寇兵，則又不惜逢迎苟且，喪盡人格。某次吾遇一向不為人恥之徐某於東四牌樓，適時路過一倭寇浪兵，彼邁步奔前，執手言笑，更以不通之日語，欲招予談！測其卑賤，不外一顯其有認賊作父之本領，一顯其能為敵拉人之手段耳！孰料寇兵一去，彼行不數步，即有一便衣警士（余識其為東城之一探警）以目眦之曰「行則

寇蹄下之北平教育界

快走，止則在家，大街不是麼同學會的議論場所！嗚呼，此滓厲之辭，浩然之氣，真民族抗奸抗敵之精神奮鬥，奸與敵又何足畏哉。

(二)各私立大學學生與教授之沉寂。原倭寇對北平各大學向極注意，九一八事變後，對國立私立，尤特別留心。此次侵佔北平後，自認奴化教育，一時難施於高等教育機關，故雖假若干糊塗份子與干賣祖宗之「教授敗類」，組織所謂「偽教育部」，實際倭賊內心，始終感覺不安。最近有幾方漢奸教授（率皆北平留日同學會者），想為賊壯色，以恢復前國立北京清華師範各大學為號召，曰何物將出長北大，又何物將出長清華，更何物將出長師大，集老少留日羣醜，東走西奔，如湯逆如黎醜，均行之煞有介事，獨惜倭性奸詐，更有過於漢奸之點，故議論未休，而大隊寇兵即已進駐北大各院。移時羣醜復以併校為名，故意指北平大學清華大學等地為校址，詎料愛國之士，各守人格，各表抵抗，結果扮演迄今，除宋逆介等之新民偽活動外，終不見任何作用發生，可謂叛逆無功，賊計不售！現在開學之燕京輔仁等私立大學，均以教會關係，得免強維持上課；而私立中法大學，則高揭法國旗幟，以維持李某之若干人物，然而亦云慘矣！國旗不在，學校獨存，教員學生之心豈得安耶？倘有私立某學院，因緣今日所謂徽系勢力支持，經費除無名者外，餘則出於可憐之學生，教授以五角計鐘點，雖曰弦歌不墜，然亦危乎殆矣。總之各校當局如何應付為另一問題，而留平各教授大都有苦莫訴，雖羣以極少數功課掛名各校，謂之藉度苦悶也可，

謂之去途無路也亦無不可。差幸各人胸懷均藏無限愛國熱血，與抗戰勝利希望，其寂寂生活，除藉斷片天外飛來之無線電消息告慰外，即尋常團聚之言笑，亦皆寂於無聞。諸葛武侯之「寧靜致遠淡泊明志」，此時北平教授，或可嘗試成功。至於各大學學生情形，更有不堪寫述之痛苦，吾人知北平學生，向稱青年思想最發達之地，今一旦受敵人殘酷壓迫，其慘狀當非筆墨所能描寫萬一，渠輩每日授課，自謂如因誣罪而被強入感化院。各校之國學系，除排列經史外，純文學部分，則專讀古文駢騷，或作亂調之詩詞練習；政經等系無敢用中文講義；理化生物，幾無試驗實習；法律一系，教授皆前二十年之老留日學生。教與學兩不相涉，師與生各自出入，人城鬼市，幾不知何日之有死也。然而極可敬愛者為各生深湛不懈之敵愾精神與活動有方之除奸組織。蓋彼輩能以極滑稽幽默之語言，做奸阻奸，譬如浙人某某徽人某某等迄不敢妄動者，正賴若輩暗中監視之力也。

編者按芟夷先生因愛祖國愛故鄉之情深不忍去，此信原稿以極巧妙之錯綜文字寫成，時而成句讀，時而亂字一堆，時而英文字，時而法文字，更時而間京調「二廿五日函，說明錯綜式之讀法，並屬代將原意寫成今文。吾人應知此為最痛苦之冤事，因北平與外間通訊，須受倭寇與漢奸之檢查，倘一經查出信中可疑字句，即受嚴厲處分。芟夷先生在這種可能發生危險的情況中，為吾人報告北平奴化教育之真况及漢奸醜態之行爲，讀者

從此可知淪陷各區之艱苦情形，與夫走狗奸賊作奴化教

育之組織，與實行者之可恥可笑尤可殺也。

編輯後記

本期文字，除由編者臚述吾人主張之科學教育外，內容屬科學哲學思想者三；屬教育改造問題者四；屬科學部分與歷史者各一；屬戰區消息者二。

關於科學哲學之教育思想方面者：有夏敬農先生論科學的態度在戰時的必要，王駿聲先生之抗戰與哲學，及編者建國之科學教育須努力科學哲學之建設。夏先生論崇實，慎斷，察微，明互，實在是科學家對人生事物，所應持之嚴正態度。吾人觀察現象，應付環境，搜索事變之原因，證明事實之真偽，宜處處用沉靜精細，敏銳誠懇之研究態度與勤勉功夫。一事不明白，即一事不能捨去；一物不知道，即一物不放棄；理不輕斷，辭不妄立，此即科學家之學問精神。學者倘從是發揚光大，更自人類社會，宇宙自然，物質生命，科學世界等類問題，作價值的，理性的，信仰的，道德的觀察；作真理的，證明的，歸納的探討，是即科學哲學之深湛思想認識。人人持此態度，必顯有為有用之精神，能知能行之意志，高尚卓絕之人格，堅忍不拔之勇氣，民族國家之信念，抗敵禦侮之能力，此正王先生與編者兩論所持之說明。

關於教育改造與建設方面者：有余家菊先生教育改造之方針與方案，黃建中先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問題，涂述文

先生抗戰建國與指導青年，張富歲先生從抗戰談到作業教育。余先生提供之教育方針方案，實為最根本最重要之系統改造問題，從教育本質與制度，分析詳言，點滴實在，至於方案序列各目，尤為整個調應之最好辦法。黃先生為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以經驗事實，述高等教育對戰爭之預備，主根本樹立教育基礎，實事求是，養成偉大人格，與紀律的犧牲的精神。（按原文另有薛星奎君筆記者）涂先生所提出之青年問題，實在是現時最重要之教育問題，人或以知識青年應自立自主，自由自動，若由生理心理，道德實踐，社會建設，國家儲才諸問題與實際功效言，此問題應嚴格討論，精詳研究，涂先生主由政府統制，隨時因用調遣，自是指導之良法。張先生之作業教育，雖非新問題，但值此抗戰時期，正是教育改造之好資料。

關於戰時科學部分之問題者有魯質彬先生之世界大戰所給農業的教訓，原文雖只略敘過去歐戰時各國對農業方面之教訓，然而以農立國之中國，在此偉大抗戰時期自應特別注意，尤望國內專家速為周計。

外患紀略上期僅登序目，自本期起，續載釋文，讀者可由歷史過去之警惕，奮策現在之精神。

編輯後記

三五

蘇州倭患瑣記為國學家孫世揚先生身歷倭患之實寫，以歌當哭，一篇雜記之至文也。

寇蹄下之北平教育界，為芟夷先生寫幽燕淪陷後教育界忠奸之鬥，忠之孤苦，奸之惡劣，與我青年之愛國精神，敘述盡致，讀者見之，必興殺賊之雄圖，救國之堅信矣。

茲將本期應介紹之作者履歷分列於下：

黃建中先生……國立四川大學教育系教授

涂述文先生……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教授

王駿聲先生……前廈門大學教授

張富歲先生……武昌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教授

魯質彬先生……武昌省立農業專科學校教授

孫世揚先生……前章氏國學講習會教授兼制

言主編人

又上期介紹之劉隨先生係章太炎先生之再傳弟子，編者誤書為「章氏門人」特此更正，并致歉意。



本刊啓事一

本刊第一卷創刊號出版時間倉卒加以印刷所臨時添字關係致校對未週希讀者原諒

本刊啓事二

本刊上期預定之價目表因梓民誤將另一句刊價目表錯爲排入除從本期起更正外特此聲明並請查照爲荷

預定價目表

零售每冊國幣伍分

時間	冊數	國內	國外
三個月	六	三角	六角
半年	一二	五角五分	一元一角
全年	二四	一元	二元

編輯者
行輯者

科學教育社

社址

武昌雲架橋二十一號

代售

全國各大書店